

目 录

导 读

- 一、名称、作者及其他.....(1)
- 二、编年体史书的奠基之作.....(8)
- 三、丰富的社会历史思想.....(14)
- 四、非凡的文学成就.....(21)

《左传》节选

- 1. 郑伯克段于鄢 隐公元年(37)
- 2. 周郑交质 隐公三年(44)
- 3. 石碏谏宠州吁 隐公三年、四年(47)
- 4. 郑庄公戒飭守臣 隐公十一年(51)
- 5. 臧哀伯谏纳郟鼎 桓公元年、二年(56)
- 6. 季梁论民为神主 桓公六年(62)
- 7. 曹刿论战 庄公十年(66)
- 8. 楚灭息囚蔡侯 庄公十年、十四年、二十八年(69)

9. 卫懿公好鹤 闵公二年(72)
10. 齐伐楚盟于召陵 僖公四年(75)
11. 宫之奇谏假道 僖公五年(79)
12. 秦晋韩之战 僖公十五年(84)
13. 泓之战 僖公二十二年、二十三年(98)
14. 晋公子重耳之亡 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102)
15. 晋楚城濮之战 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116)
16. 烛之武退秦师 僖公三十年(134)
17. 秦晋殽之战 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138)
18. 楚太子商臣享江芊 文公元年(147)
19. 郑败宋师获华元 宣公二年(150)
20. 晋灵公不君 宣公二年(155)
21. 王孙满对楚子 宣公三年(161)
22. 晋楚郟之战 宣公十二年(164)
23. 宋及楚人平 宣公十四年、十五年(190)
24. 齐晋鞏之战 宣公十七年、成公二年(196)
25. 楚归知罃于晋 成公三年(211)
26. 晋归锺仪 成公九年(214)
27. 晋侯梦大厉 成公十年(217)
28. 吕相绝秦 成公十三年(220)
29. 晋楚鄢陵之战 成公十六年(227)
30. 魏绛戮扬干 襄公三年(243)
31. 魏绛论和戎 襄公四年(246)
32. 驹支不屈于晋 襄公十四年(252)
33. 崔杼弑齐庄公 襄公二十五年(257)
34. 弭兵之会 襄公二十七年(265)

35. 吴公子季札观乐 襄公二十九年	(274)
36. 郑子产相国 襄公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一年	(282)
37. 郑徐吾犯之妹美 昭公元年	(300)
38. 楚灵王乾溪之难 昭公十二年、十三年	(302)
39. 伍员奔吴 昭公十九年、二十年	(317)
40. 王子朝告诸侯书 昭公二十六年	(322)
41. 罇设诸刺吴王僚 昭公二十七年	(328)
42. 费无极谮杀郈宛 昭公二十七年	(332)
43. 吴楚柏举之战 定公四年、五年	(337)
44. 齐鲁清之战 哀公十一年	(352)
45. 楚白公胜之难 哀公十六年	(358)
附 录	(366)
一、春秋鲁国十二公世系表	(366)
二、《左传》所载十四次大战一览表	(367)
三、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及各族重要会盟一览表	(369)
主要参考文献	(373)

导 读

一、名称、作者及其他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也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的一部。关于《左传》，我们先把几个基本问题介绍一下。

1. 《左传》书名

《左传》，西汉人称之为“《左氏春秋》”，或“《春秋》古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恐怕是有关《左传》的最早的正式记载。《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亦有“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的记载。

《左传》系秦始皇“焚书坑儒”前就有的著作，所以又有“《春秋》古文”之称。《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称：“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由此可知，“《春秋》古文”即指《左传》。

到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称：“及（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又称：“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又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楚元王传·刘歆》）。在《汉书》中，既有《左氏》《左氏传》之类的简称，亦有《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混用的情况。那么，《左氏春秋》是如何变成《春秋左氏传》的呢？沈玉成先生认为：“经过一段时期，人们逐渐觉得《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要比《左氏春秋》准确，于是就为学人所习惯使用，简称《左传》。”^①这样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也多有将《春秋左氏传》简称作《春秋左传》者。

2.《左传》作者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是左丘明。班固《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班固此说并非盲目地附和司马迁。《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来自于刘向、刘歆父子所做的《七略》，说明刘氏父子也是持此看法的。此外，两汉至魏晋的一些大儒硕彦如贾逵、郑玄、何休、桓谭、王充、许慎、范宁、杜预等人，也都没有不同意见。直到唐代才开始有人怀疑左丘明作《左传》。此后，持怀疑论者代不乏人。清代刘逢禄、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是刘歆抄袭《国语》伪造。当然，也有人认为《左传》作非一人、成非一时者。如顾炎武即认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又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②今人白寿彝先生认同顾说，并依据唐代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指出：“从内容来看，它的作者不会是孔子所称道的左丘明，也不会同《国语》作者是一个人。”^③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其他看法。意见虽有不同，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正如许多先秦典籍一样，由于时代变迁，聚散无常，加上古代转写流传条件的限制，常有后人增损补入，因此总会发现与原书相矛盾之处。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左传》）并不排除后人之有所增益。书中也有一些解经的话，但跟经文多不相连属，当系后来经师们加上去的。”^④

至于左丘明到底是什么人，《论语·公冶长》曾说：“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由孔子在言语中把左丘明放在自己之前对其颇为尊重来看，或者这个左丘明是年长于孔子的。那么，这个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吗？这也是历来有争论的问题。今人汪受宽从“溢法”的角度加以论证，可供参考。汪受宽说：“《左传》的最末一段，标出了鲁哀公之子姬宁的溢号（悼公），写了晋国韩、魏、赵合谋攻杀智伯，共分其地的事情。其中，又有‘赵襄子’一溢。鲁悼公死于公元前431年，赵襄子死于公元前425年。既然《左传》中写到赵襄子的溢号，那么，左丘明至少也应该活到公元前425年以后。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终年73岁，到公

元前 425 年已 54 年。如果左丘明比孔子长 1 岁，此时也 127 岁，如此年长的老人还能著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由此，可以肯定，左丘明绝不是比孔子年长的学者。”^⑤这样的推论是可信的。司马迁、班固所说的“左丘明”，并非《论语》里面所说的那个“左丘明”。

3. 《左传》成书年代

关于《左传》一书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应在春秋末期^⑥，有的认为应在战国中期^⑦。两说皆自古沿续至今。实际上先秦史书与诸子著作一样，有一个口头传诵的授受过程。经学传授，一门之内，往往流传数代之后才开始写定。把一部近二十万字、包容各诸侯国史实和史料的巨著划定于一个短时期内甚至若干年内编撰而成，是不符合古代的实际情况的。有的学者认为，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料，而且保留了史官解说《春秋》的方式。《左传》的口头传诵，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传授过程中，传授者会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的书法、凡例。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和其中一些文字上的战国文风，也是在传授过程中加入的^⑧。这种看法，可作为我们了解《左传》成书时间和过程的参考。

4. 《左传》与《春秋》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即《左传》是否是为《春秋》作“传”。所谓“传”，即解释《春秋》经文，为《春秋》作注。司马迁认为《左传》是解经之作。之后的班固，以及刘歆、陈元、韩歆、郑众等汉代古文经学家也都认定《左传》为解经之作。但两汉的今文经学家因政治功利和争立博士官的需要，否认《左传》是为《春秋》作“传”。虽然东汉的桓谭、西晋的杜预、唐代的孔颖达，以及近代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坚持“传”经之说，但认定《左传》是一部独立史书的学者也不在少数。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今人杨伯峻先生研究《左传》与《春秋》

的关系时提出的见解。

杨伯峻先生指出：《左传》解释《春秋》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引《春秋》原文作说明，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句，《左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二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如鲁隐公被杀，《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左传》却详细记载了隐公被杀的经过。三是订正《春秋》的错讹。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载“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订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四是《左传》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合并成一传。五是《春秋》不载的，《左传》也加以补充记载，等等。（《春秋左传注》前言）杨伯峻以上观点说明，他是主张《左传》解经说的。

今人沈玉成说：“其实只要不存偏见，读一读《左传》全文，其中绝大部分的内容与经文完全对应，或解释经义，或补充史实，不过这种解释方式不同于《公》《穀》，这恰好是《左传》的幸运，就因为这样，它才能成为不朽的史学和文学名著。”^⑨可以说，《左传》与《春秋》的确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根据编年体史书的特点，认为《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它的体例编成的编年史^⑩。

其实，《左传》解经与否只是经学史上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之间的分歧，如果偏离了《春秋》与《左传》作为历史著作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而纠缠不休，意义并不大。《春秋》作为编年史，只是略具雏形的开端，还未能健全编年史的体制，而《左传》在历史编纂学上却有了长足的发展。正如梁启超所总结的《左传》特色：

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当时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国。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于全部。……第二，其叙述不局限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左氏对于一时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

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瞭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左氏之书，其断片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①

这说明《左传》已经有意识地从某种历史联系的角度来统筹规划、取舍剪裁以编撰成书。所以，梁启超称赞说：“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②钱穆也说：“《左传》是一部史学上更进一步的编年史，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中国史学名著·春秋三传》）

5. 《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指的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穀梁传》，简称《左传》《公羊传》与《穀梁传》。《公羊传》的作者，《汉书·艺文志》注为“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名高”。《公羊传》大概写定成书于西汉景帝时期。《穀梁传》的作者，《汉书·艺文志》只有“《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子”即“先生”之意，未知其名。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麋信注，皆作“穀梁赤”。后世学者多认为《穀梁传》后于《公羊传》，大概写定于西汉昭帝、宣帝之时。《公羊传》与《穀梁传》重在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即从文字上寻绎经文书法的异同，以发掘其义例，从细微的语言差别中探求《春秋》之大义。

《左传》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让人们理解《春秋》的史实和内涵。其实，《左传》这种以史实说话的方式，对于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更有说服力，也对后世的经学研究产生了更大影响。如南宋吕祖谦研读《左传》，虽恪守先经后史的原则，却更重视《左传》的史学价值。

《公羊传》和《穀梁传》既为解经之作，当然与《左传》作为史书的性质不同，但是三传又有一定的联系，这是在读《左传》时必须加以

注意的。

6.《左传》与《国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又于《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予观《春秋》《国语》……”《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因之后人有认为《左传》与《国语》同为左丘明所作，且都是解释《春秋》之作。甚至还有《左传》与《国语》为“《春秋》内传、外传”之说。后世更有人发挥说，《国语》是左丘明作《春秋传》的稿本。所以，《国语》长期被目录学家列入“经部春秋类”中，以“准经典”的身份流传后世。之所以称《左》《国》为《春秋》内外传，除了上述原因，还因为二书中的史事有很多相同之处。《国语》记史时间始于西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约前967—前453），在时间上与《左传》大体相同，而且有许多历史事件既见于《左传》，又见于《国语》。因此后人怀疑《左》《国》本为同一书。不过，自晋代开始，一直到近代，认为《左》《国》非一人所作者，也代不乏人。

关于《左传》《国语》的关系，较多的研究者对比后的看法是：《左传》《国语》是在战国时就已存在的两部书，它们都参考过相同的原始史料，但各自独立成书。《左传》晚于《国语》，《左传》可能参考了《国语》中的史料，甚至改编了《国语》中的某些记载，但《左传》并不是割裂《国语》而成的。

西汉时期，《左传》曾立为学官。所谓“学官”，指朝廷设立的主管学校教育的教官。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专管某一经的传授，又称博士官。其后数经废立，《左传》成为“十三经”中的一部。《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总的来说，《左传》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编年体史书的奠基之作

《左传》是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奠基之作。从内容来说，其全面展示了春秋时期，甚至是春秋之前的历史面貌，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1. 为编年体史书奠基

《左传》之前，中国史学的发轫，是以言、事分记的形式出现的。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也有相类似的记载。《尚书》重在记言，《春秋》专于记事。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缺陷是看不到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全方位的活动。《左传》却是一部“言事相兼”的历史著作。唐人刘知幾在《史通·载言》中说：“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左传》作者摈弃了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成法，博考旧史，广采佚闻，集记言记事于一身，展现了春秋时期二百多年的历史，以“言事相兼”的崭新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唐人刘知幾的《史通·六家》，论先秦两汉的史书体裁有六家，其中就有《左传》家。又在《史通·二体》中指出编年体与纪传体是主要史书体例，其中编年体以《左传》为代表。刘知幾认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的编年体史书，基本上是按照《春秋》的编年次序，以鲁国国君在位的年代先后，从鲁隐公开始，经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次序记载历史。在每年之中，又按照四时和月、日编排。如《春秋》隐公三年：“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左传》隐公三年：“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文中有年（三年）、四时（春）、月（二月、三月）、日（庚戌、壬戌）。

2. 孕育多种史书体例

《左传》在描述人物事件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以某一人物为中心，集中多年事件加以总叙；二是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而分年散见，但始终有一中心人物贯穿其间。

集中多年事件加以总叙，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章，从庄公“寤生”，到消灭共叔段，到庄公母子和好，并非一年中发生的，也非同一地点发生。再如宣公二年的“晋灵公不君”章，晋灵公在鲁文公七年（前620）即位，至宣公二年（前607）已有十四年之久。《左传》宣公元年云：“于是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不入，故不兢于楚。”可见晋灵公“不君”及与赵盾的矛盾，由来已久，并非只在鲁宣公二年才发生。宣公元年之记是作者的伏笔，等到宣公二年晋灵公死前总叙其不君之状，显示出晋灵公之死的必然性。这一章由几个小故事组成，以灵公和赵盾的矛盾斗争为线索贯串全篇，颇似《史记》中的“合传”。

“分年散见，隔‘传’相接”，突破了编年体史书按年记事的限制。分年散见本是编年体之成式，但有的人物时间跨度大，活动主要反映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并与其他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左传》常采用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分年散见，隔‘传’相接”的方法记录人物行状。如子产，《左传》中写得最有风采的人物之一，其一生事迹，从襄公八年第一次登场，到昭公二十年病逝，历经四十余年。可以说郑国这四十年余年的历史，就是子产这一人物的活动史。所以，如果以某一人物为中心，将其事迹集中起来，就成为这一人物的传记^⑬。可以说，《左传》在史书的编撰形式方面，实际上已突破了编年体按年记事的框框，并已孕育着纪传体的雏形。诚如唐人刘知幾所说：“编年叙事，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易观。”（《史通·杂说上》）纪传体的产生，是史学体裁形式

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外,《左传》还孕育了后代史书编撰的其他体例。如晋公子重耳之亡,是僖公五年之事,作者把重耳十九年的流亡经历集中于鲁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两年之中,用倒叙的手法加以综述。僖公二十三年是他流亡的最后一年,二十四年是他返国即位的头一年,这样安排,前后衔接,首尾完具,在时序上显得非常条贯,可以看成晋公子重耳的传记。白寿彝先生曾说:“像这样,《左传》把近二十年的事情写在一年的下面,总不好说是编年体。他写的是重耳流亡的总过程,可以说是纪事本末体。它写的又是这个重耳的事迹,也可以说是传记体。”^⑭

3. 全方位展现春秋时期历史

(1) 急剧变化的时代

与《春秋》一样,《左传》记事也按鲁国十二公次序编年,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开始,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之后又延续到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止。其后还附记鲁悼公四年(前464)三家灭智伯之事。《左传》与《春秋》所记的时代,都是春秋时期二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与《春秋》相比,《左传》把春秋时期从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到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直至家臣篡夺的整个过程都详细描述出来。

对于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号令不行的局面,孔子曾慨叹: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

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再到“陪臣执国命”,是旧政权结构改变的三个阶段。如果以《左传》的记载来划分,

从隐、桓二公到庄、闵二公时期，是王权衰落、诸侯雄起、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从僖公到襄公时期，新的政治制度逐渐确定，世卿执政的情况在各国非常普遍，是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时期；昭公以降，进入春秋的末期，就是“陪臣执国命”的时代。《左传》的历史叙事，生动地反映了春秋这一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面貌与时代精神。

春秋时期，上承夏、商、西周，下启列国并立、群雄争霸的局面，既宣告了旧的社会制度的逝去，又预示着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随着各诸侯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原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的地位遭到挑战，丧失了对诸侯列国的控制能力，甚至开始被等同于一般的列国诸侯。首发难者，就是《左传》中描述的春秋初期的枭雄郑庄公。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鉴于郑庄公实在张狂，周平王欲削弱郑庄公的势力，想让虢公与郑庄公作为左右卿士同掌王事。敢于向周天子的权威挑战的郑庄公，不但厉声质问至尊天子，还胁迫周平王用王子狐与郑太子忽交质，以此钳制周室。到了桓公五年（前707），郑庄公竟然与周桓王在繻葛打了一战，郑人“射王中肩”，射掉了周天子的威风。尽管郑庄公后来仍不放弃“尊王”的幌子，但周王天子的威严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随后，郑文公执周王使臣伯服、游孙伯（僖公二十四年），楚庄王之观兵问鼎（宣公三年），晋平公与周王争阎田（昭公九年），皆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到了春秋中期，形势就更惨了。僖公二十八年温地之会，刚刚当上霸主的晋文公竟然不可一世地召周王赴会。尽管孔子在《春秋》经文里闪烁其词地记载说“天王狩于河阳”，以此为尊者讳，为周天子婉言掩饰，但大树飘零，西风残照，谁也无法为周王朝挽狂澜于既倒了。

伴随着周室衰落而来的，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霸主地位而展开的激烈斗争。自郑庄公小霸叱咤诸侯之间以后，霸权代兴，霸主迭起。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嗣后，晋文公策命为侯伯，成为霸主；秦穆公称霸西戎，楚庄王称霸诸蛮，就是昙花一现的宋襄公，也赶时髦做了

几天的霸主梦。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争霸斗争中，争夺最为激烈，时间最为长久，在《左传》中记载最为详细的是晋、楚两国的斗争。晋国之地在现在的山西南部，楚国之地在河南的南部及湖北的北部。中原在齐桓公去世之后，霸业消歇，晋国要取而代之，首先要抑制长期觊觎中原的楚国的扩张。晋国自晋文公即位之后，整顿内部，增强国力，扩充军队，奠定了“取威定霸”的基础。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城濮一战，晋文公打败楚国，终于戴上了霸主的金冠。南方的楚国，虽然城濮之战败于晋文公，但是争霸之心并没有泯灭，惨痛的失败反而激励它吸取教训，发愤图强，到楚庄王时，楚国乘着晋灵公无道、政在大夫之际，在邲地一战而败晋国，终于圆了问鼎中原的美梦。

春秋后期，列国大夫专权于诸侯公室。如三桓擅权鲁国，四分公室，驱逐昭公。这一阶段，一批有才干有心计的家臣，上升为大夫，有的竟支配了各诸侯国的政事。如在鲁国，季孙氏专权不久，家臣阳虎即崛起，击碎了季孙氏篡权的美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西周延续下来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受到了冲击和挑战，权力下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2）频繁战争与丰富的军事思想

《左传》共记录了四百九十二起战争，加上《春秋》上有记而《左传》无记的三十九起，经传合记大小战争五百三十一一起^⑮。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发生如此众多的战事，可见春秋时期战争的频繁。《左传》中写得较详细的大战有十四次，有濡葛之战、长勺之战、韩原之战、泓之战、城濮之战、殽之战、河曲之战、灭庸之役、邲之战、鞏之战、鄢陵之战、平阴之役、柏举之战、艾陵之战等（见附录二《十四次大战一览表》）。

《左传》记载和描写的战争，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

一是对战争功用的认识。《左传》作者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春秋时期，政治斗争激烈复杂，军事冲突频繁发生，战争成为各诸侯国

最大的政治之一。《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康公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代表了时人对战争在国家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左传》记载的绝大部分战争，尤其是十几次大战，无不为了争霸而起，为争霸而战。时人认为，圣人靠战争兴起，乱人靠战争除掉。所以历代的兴废存亡，无不由战争来决定。不过，当时的君王，对战争的功用还有另一种认识，就是以战争消灭战争。如楚庄王，邲之战打败了晋军，奠定了霸主的地位，但是他却反对筑“京观”以炫耀武功，认为战争并不是目的。所谓武之七德之中的禁暴、戢兵，就是指消弭战争。所以他打出了“止戈为武”的大旗。应该说，这是很可贵的思想。

二是对战争与国家治乱关系的认识。《左传》作者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国家的政治状况。正如晋、楚邲之战前晋国的士会所说：“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意谓战争取胜所必需的国内政治清明，包括政治、刑赏、典则、工商、经济、礼义等多方面的内容。

三是对民心向背作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的认识。《左传》在大量的战争描写尤其是对战争胜负的背景叙述之中力图揭示这样的真理：得民而战者胜。如著名的“曹刿论战”章，鲁国能在长勺之战（庄公十年）中以弱小的力量战胜强大的齐国，就在于取得了人民的支持。

四是对军阵和睦与将士同心同德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的认识。“师乘和，师必有大功”（成公十三年）就是这个意思。

《左传》作者在记叙战争时，还特意记载了打仗出奇制胜的妙计、奇计和奇智谋略。笔者曾抽绎出十五个奇计谋略加以论述，如“先声夺人之计”“敌疲我打，以逸待劳之计”“设伏诱敌之计”“空城计”“曳柴扬尘之计”等等^{①6}。《左传》作者写这些战术奇计，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注重奇正结合，妙在奇正变化，善出奇者，像大地运行那样深藏不露，又像江河奔腾那样变化无穷，像天空那样深邃莫测，又像“有”生于“无”那样神妙奇譎。

(3)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从《左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从周王室到诸侯宫廷中的日常生活、宫闱斗争，甚至听到夫妻密谈、床第之语。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交往聘问频繁。《左传》对盟会制度，包括礼乐制度，以及诸侯国之间交往聘问中的赋诗用诗，都记载得详细而生动有趣。此外，像妇女生活、宗法制度、典章文物制度、皂隶制度、坐贾行商，应有尽有。

三、丰富的社会历史思想

《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期，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许多先进思想和价值观，在《左传》里得以体现。

1. 民本思想

首先是对“人”的认识。春秋时期，全盛于殷商、西周时代的天道观已经动摇，人们对“天”“人”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从重视天道转而重视人事。如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左传》解释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译作白话就是五石头掉落于宋国，是陨石自天上坠落；六鹢退飞，是因为大风吹得它们倒退。二者都是自然现象，毫不足怪。宋襄公却由天象联系到天命吉凶，问周内史叔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答以“非吉凶所兴也，吉凶由人”。又如昭公十八年郑国的子产针对别人指责他拒绝用宝玉禳除火灾反驳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虽然还不能完全排除“天道”，但已经意识到“天道”与人事无关了。这是历史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在《左传》里，很多地方所说的“人”，已经是指一般的“人”，而不是“人君”。随着对“人”的认识的提高，推动了以民为本思想的形成。《尚书》中已有“敬天保民”的思想，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

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泰誓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等等。到了《左传》，强调以民为本的言论就更多了。如桓公六年随国大夫季梁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就是突出的代表。还有，庄公三十二年史嚭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僖公十九年宋司马子鱼反对杀郕子（郕国国君）以祭次睢之社，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享之？”襄公二十三年鲁国的闵子马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哀公元年陈国大臣逢滑认为“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在这些人的思想里，虽然还有一个“神”存在，其实对天和神无条件的畏惧崇拜已基本上被否定，原先神圣无比的天和神已不再摆出一副神秘可怖的面孔。季梁将“成民”置于“致神”之前，提出“敬神保民”，实质是借“敬神”来表达他的“保民”理论。“神”虽然还保留着，但已被摆到了次要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对“民”的重视，对人的作用的肯定。敬神告神，都离不开民力、民和、民心；只有民力普存、民和年丰、民心无违，才能取信于神，也才能取得神的福佑。包括战争，民心向背也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曹刿论战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春秋中期以后，有关“保民”“爱民”“得民”“恤民”“成民”“抚民”“利民”的论述越来越多，都说明民本思想越来越为统治者和进步思想家所重视。

2. 历史变化思想

《左传》作者不但认识到民的重要，同时还认识到历史变化的规律。如鲁昭公十九岁被季氏立为国君，但是鲁国之政，在于季氏，昭公只是一个傀儡而已。昭公死后，晋国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赶走了国君，但百姓却顺服他，诸侯也亲附他，以至于国君死了也没人去惩罚他，为什么呢？史墨回答说：“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

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昭公三十二年）史墨的意思，是说世界上万物有主有副，本不奇怪。季氏辅佐鲁君，也是常事。鲁国的国君几代都是放纵安逸，而季氏勤劳政事，安抚百姓，百姓必然记住季氏而忘记了国君。就像《诗经》里面唱的一样：高山可以变为深谷，深谷可以凸长为高岗。所以，“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史墨的认识，是对社会历史变化规律的深刻揭示，对后世统治者有很大影响。

3. 崇礼思想

春秋之际，礼制的一统天下被打破，礼崩乐坏、诸侯僭越、臣下犯上等“非礼”思想和行为盛行一时。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一部分思想家尤其是儒家致力于复兴并强化礼制，这之中也包括《左传》的作者。《左传》中论“礼”的频率相当高。杨伯峻先生说：“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我把《左传》‘礼’字统计一下，一共讲了四百六十二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不过三十三次，少于讲‘礼’的至四百二十九次之多。并且把礼提到最高地位。”^{①7}

《左传》作者特别强调对礼制的强化，表现出鲜明的复礼崇礼倾向。一是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对天子、诸侯间的婚娶丧葬、祭天敬祖等礼仪记载不厌其详。杜预《春秋释例》云：《左传》“以《周礼》为本，诸称凡以发例者，皆周公之旧制者也”。《周礼·春官·大宗伯》将礼划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后代礼学家都沿袭此种分法。宋代张大亨作《春秋五礼例宗》，干脆取《春秋》经传中有关事例，分属吉、凶、军、宾、嘉五礼，以明《春秋左传》中的礼制体例。

二是重视对等级名分的维护。如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北宫文子认为，礼仪之本，在于区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问鼎”的大逆不道在于对等级名分的僭越。三是对于礼的性质给予理论论证，使礼从约定俗成的形式规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如隐公十一年论述礼的功用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已经成为治国方略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一点，与孔子所说的“为国以礼”的思想是一致的（见《论语·先进》）。四是对于礼的内在规定性作了具体的阐述。桓公二年记载，臧哀伯认为，礼的内容可具体到宫室、服饰、车马、音声，皆有定数。五是对礼与仪的内涵加以区分。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大叔论礼，认为“礼”不应只是一套人们所遵循的外在的仅供操作性的仪节形式，而应有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

今人蔡尚思先生认为：“《左传》以礼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中国礼教思想史要目》）此话可能过于绝对，但从《左传》中表现出来的崇礼隆礼倾向来看，亦不无道理。

4. “和”“同”思想

关于“和”“同”思想，西周末年的太史史伯就已提出。史伯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和”是指众多相异事物的相成相济，即集合许多不同的对立因素而成的统一。“同”是指同一事物的简单相加，简单的同一。“和”与“同”，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一对范畴，或者说，就是辩证思想。《左传》昭公二十年详细记载了晏子论“和”“同”的一段话。晏子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晏子以调羹做比喻论述“和”“同”之异。烹调鱼肉羹汤，除了要用醋、酱、盐、梅等不同的作料，以及适量的水和适当的火候之外，关键在于厨师对标准的掌握，

味道太轻或太重要加以增减，达到和谐。这样烹调出来的鱼肉羹汤，不但味道鲜美，而且能平定君子之心。君臣关系也是如此，即下臣敢于直谏，君王能够采纳，然后可称为“和”。至于“同”就是没有区别的同一。晏子还从音乐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说明。音乐要由气发动，有阳刚阴柔的体性区别，有风、雅、颂的不同，要用四方之物制成乐器，要审定五音、六律、七音，要歌八方之风、九功之德，还要用清浊、大小、短长、快慢、刚柔、高下、出入、周密、稀疏相调剂，这样才能组成一首和谐美妙的音乐。这样的音乐，君子听了，能内心平静；内心平静，德行就能和谐。与史伯相比，晏子对“和”“同”的论述，更加深入，又更加通俗。

5. “三不朽”说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范宣子认为，其家族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是“不朽”。穆叔（叔孙豹）却不以为然，认为那只叫“世禄”，并非“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才是“不朽”。“立德”是指树立高尚的足以为后世法的道德；“立功”是指要为国为民建立功勋；“立言”是指要留下有真知灼见的言论。“三不朽”说揭示了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即要追求身后的不朽，就要有超越个体生命和物质追求的精神道德，以及功业上的建树。

6. 知易行难观

《左传》昭公十年记载：晋平公卒，郑国大夫子皮要去晋国参加晋平公的葬礼，还要带厚礼献给新即位的新君。子产劝诫子皮不必带，子皮不听。后不出所料，子皮被拒绝见晋国新君，而且“用尽其币（礼物）”。

回国后，子皮叹息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意思是说不是了解事情的道理有多难，难的是真正按照道理所说的去实行。“知”和“行”也是一对矛盾。子皮从出使的遭遇中，体会到知必行，知行应该统一的道理。这是古代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7. 历史叙事原则与史学功用观

《左传》通过记载史实阐述了历史叙事的原则。《左传》认为，历史叙事成功的关键在于史官。“良史”首先要精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古籍，才能博古通今，殷鉴得失。其次是要能“秉笔直书”“书法不隐”。如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太史，不避强暴，秉笔直书，以至以身殉职。所以后来刘勰称赞说：“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文心雕龙·史传》）这样的精神，直接影响到司马迁，使《史记》成为“实录”史书的典范。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其中，“惩恶劝善”是指《春秋》及其他历史著作的社会功用。它应该使“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或如孟子所说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自此以后，“惩恶劝善”的目的与功能，不但为历代史学家所继承，而且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与审美特质。

8. “君子曰”或“君子谓”

《春秋》中以“一字定褒贬”的“春秋笔法”虽然已是一种原始的历史评论方式，但因过于简洁而且隐晦，无法让史家充分阐述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与评价。论赞式的史评肇端于《左传》^⑮。《左传》中反复出现的“君子曰”“君子谓”，开创了后代史书论赞体的先河。唐人刘知幾说：“《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史通·论赞》）据统计，《左传》“君子曰”“君子谓”共有七十八则^⑯。这些“论赞”，用“以传附经”的体制来看，除僖公二十年一条附于篇末外，其余都不

在每篇的篇末，而是采取随人随事夹叙夹议的方式，显现出尚未形成固定体式的状态。在这些“君子曰”或“君子谓”之中，作者或直接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或对人事加以褒贬，或引述古人贤圣的话加以判断。兹举几例：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隐公元年）

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隐公十一年）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蘋，于湔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文公三年）

第一则，是颖考叔为郑庄公献计，使其母子和好。作者褒扬颖考叔之纯孝，并引发出自己的感慨。第二则，批评郑庄公袒护射杀颖考叔的公孙阙是失政刑，郑庄公不能正确行刑罚而乞求神灵降罪，徒劳无益。第三则，褒扬秦穆公举人之周、用人之一、君臣和睦。像这样的“君子曰”的评论形式，确实与后来的“论赞”无异。《左传》之外，《国语》中亦有少量且大都简短的“君子曰”；《战国策》中的“论赞”则不一定都冠以“君子曰”，有的用“故”或“于是”，位置虽多在篇末，但已同事件融合在一起。司马迁正是在先秦史书的“君子曰”这种论赞体形式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太史公曰”这一新体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论赞”

体史学批评模式。

此外,《左传》中还有许多可以作为格言警句的话语,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如“多行不义必自毙”(隐公元年)、“骄奢淫逸,所自邪也”(隐公三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隐公六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庄公二十四年)、“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僖公二十四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宣公十二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十一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昭公四年)、“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昭公五年)等等,这些论述,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及其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非凡的文学成就

朱自清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经典常谈·春秋三传第六》)“文学的权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左传》善于叙事

《左传》作者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从《春秋》那种极其简括的标题与新闻式的文体中脱胎而出,将叙事和写人结合,使之成为一部长篇叙事文学作品。

《左传》的文章,为历代古文家所称道,被奉为叙事文学之轨范。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称赞《左传》叙事之美,谓:“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唐人刘知幾《史通·杂说上》则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

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清人章学诚论《左传》叙事之法曰：“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其法莫不备于《左传》。”（《论课蒙学文法》）刘熙载则曰：“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艺概·文概》）

（1）善于组织情节

《左传》记述的历史事件多是由故事情节构成的。如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鄢”一节，《春秋》经文仅六个字，《左传》则增加了庄公寤生、共叔段请制、祭仲之劝、克段于鄢、颍考叔食肉、大隧母子相见等情节，把春秋初年的泉雄郑庄公打败弟弟段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都交代清楚了。不仅如此，整个事件的情节还颇有戏剧性。又如晋文公重耳流亡列国这一春秋中前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左传》中是由奔狄、季隗待子、乞食野人、醉遣、观裸、过郑、答楚、谢罪怀嬴、河边誓舅、寺人披进见、介之推不言禄等情节构成的（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这一连串的情节，为日后晋文公的称霸诸侯以及所采取的内政外交政策埋下伏笔，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再如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齐庄公”一事，《左传》也增记了大量情节，使得整个故事极为生动。作者先由孟公绰之口指出崔杼“将有大志”，预言崔将作乱；接着是崔杼娶棠姜、齐庄公通棠姜、以崔子之冠赐人等一系列情节的展开，借以深化崔、庄之间的矛盾，揭示崔、庄矛盾冲突爆发的必然性。这期间，又插入齐庄公鞭贾举一事，看似闲笔，其意却在说明齐庄公暴戾无道，必然多处树敌，并加速走向灭亡。此可谓“寻其枝叶”。此后情节发展进入高潮：崔杼称病不朝，引诱齐庄公入崔府探视，贾举勾结崔杼伏兵杀之。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崔杼并未直接露面，可是我们始终可以感觉到躲在幕后导演

这一场有声有色弑君闹剧的崔杼其人。

《左传》中甚至还有不少虚构的情节。如宣公二年鉏麇触槐之前的自叹：“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宣公二年）既旌扬了赵盾之忠，又揭示了鉏麇不愿戕害忠良却又君命难违的两难心态。这不过是鉏麇触槐而死之前的内心独白，谁能听见？当然是出于作者的悬想。又如僖公二十二年春，晋太子圉质于秦，将逃归时与妻子嬴氏有一段对话。此乃夫妻间的密谋，外人何以知晓？亦无非来自作者的猜测。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乎入情合理。盖与小学、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管锥编》第一册）

《左传》中还有相当多的梦境描写。笔者曾统计过，《左传》所写的梦，共有二十七处之多。这些梦境描写，亦属虚饰情节。左氏常通过梦境与梦象揭示情节发展或人物结局。如昭公三十一年，赵简子梦见一小孩光着身子一边跳舞一边唱出婉转悦耳的歌。于是担心此为噩梦，怕有灾祸加身。史墨用占星法进行占梦，解释说此梦预示六年之后的该月，吴国军队将进入楚国的郢都，但是又不能胜楚。果然，事隔六年，柏举一战，吴人打败楚国进入郢都。再如僖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晋楚两国在城濮决战之前已对峙很久，形势有利于晋。然而晋文公迟疑不决，并于临战之前做了一个梦：“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脑，是以惧。”梦象隐寓晋文公忧虑于晋楚两国恩怨与优柔寡断的深层心理。这种心理状态，对于晋国“取威定霸”的决战，无疑是十分有害的。子犯既了解晋文公的性格，又深谙此刻晋文公的心理，因此故意占为吉梦：“我得天（晋文公仰卧向上，故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以此坚定晋文公与楚国决战之意。又如《左传》宣公三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郑燕姑梦兰得子的故事。郑穆公（公子兰）在春秋中期算得上是郑

国的一位贤君。左氏写燕姑梦兰而生郑穆公，恐怕是要以此象征其性本高洁。梦境描写，多是虚构的，梦是假，是幻，是奇，但其中又隐含着真，体现着真。梦境的描写，增强了《左传》的文学性和艺术魅力。

(2) 善于描写细节

《左传》中有众多精彩的细节描写，加重了叙事的文学色彩。这些细节描写已不单单是写形，还致力于传神，常有画龙点睛的功效。如桓公元年记载：“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写华父督的贪色，极其传神。再如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卫献公流亡国外多年回国时的情景：“卫侯入。……大夫逆于竟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颌之而已。”三个细微的动作，活画出卫献公气量狭小、忌刻怀恨、骄横无信的性格。其他如用“染指于鼎，尝之而出”的细节，写公子宋未能吃到鼋羹的羞怒；用“投袂而起，屣及于室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等细节写楚庄王的狂怒之状，可以说都是神来之笔。大量精彩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清人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使史书的叙事更富于生活化，也更加小说化。这样的叙事方式，开创了以故事情节见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先河。

2.《左传》善于写人

《左传》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上至天子诸侯、王公卿相，下及行人商贾、皂隶仆役，共有三千多个，其中写得特别出色的有一百多人。《左传》叙写人物，基本上是以善、恶作为评判标准的。具体来说，《左传》所塑造的人物主要有霸主和雄主、贤臣、昏君和佞臣、爱国者，以及包括妇女在内的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具有春秋时代特征的人物。

(1) 五霸和雄主

春秋五霸中以晋文公的描写最为出色。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庶子，本来没有嗣位的希望，他自己也与世无争，安于现状。但是宫廷内

的激烈争嗣斗争把他卷进了矛盾的旋涡，迫使他做出自己的选择。晋国发生骊姬之乱，群公子逃亡，重耳在列国流亡了十九年（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开始，他只是被动地避难逃亡，并没有回国争位的念头。但在经历了曹、宋、郑、楚等国的流亡生活，备尝艰辛之后，他身上的旧习气一荡而尽。在楚国，面对楚王割地为报的要挟，他以不卑不亢的回答加以拒绝了，显示出在斗争中的机智和策略。这与晋惠公为求回国轻易割地赂秦形成鲜明的对比。成熟了的重耳对君位的野心便发展起来。在秦国，他极力讨得秦穆公的欢心，争取秦穆公的支持以夺取君位。艰难复杂的环境，把重耳磨炼成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等到他安定了国内，巩固了君位，又平定了周王室的内乱时，便不满足于做一国之君了，而是要出来做霸主以号令诸侯。到了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他一战打败了楚国，终于登上了霸主的宝座。

春秋后期的一位雄主，是吴王阖庐（公子光）。阖庐是吴子寿梦的嫡孙，诸樊的长子。吴国自从寿梦强大之后，虽也经历过几次动乱，但总的来说国内较稳定。吴国在寿梦时代，巫臣入吴，教吴乘车，教吴战阵，使吴国的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当楚国的统治阶级渐趋衰落之时，吴国的新生力量正在兴起，显示出一股勃发进取的生气。阖庐也是个如郑庄公那样的枭雄。《左传》说其人“甚文”，不但“甚文”，还是个有勇有谋的雄杰。昭公十七年写公子光从楚国夺回吴国大战船的“馀皇舟”之战，写出了公子光的善谋与机变。在昭公二十三年的鸡父之战中，进一步显示了公子光的军事才能。几年之后，阖庐使用鱄设诸刺杀了吴王僚，夺取了君位，并很快使吴国强盛起来，在诸侯之中称霸一时。

（2）贤臣

贤臣中写得最出色的是子产。子产是郑国的名臣。子产当政之时，正是春秋后期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时代。郑国虽有春秋初期郑庄公“小霸”的强盛，此时却已走向衰落。郑国的外部，南有强楚，北有晋霸，

亲晋则楚怨，附楚则晋讨，左右为难；内部，“国小而偪，族大宠多”，同样面临着困境。子产执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子产大胆地进行内政改革，把城市乡村、上下尊卑和田地都治理得很好。子产知人善任，又有较清醒的民本思想。《左传》中记载子产不毁乡校，充分倾听下层的意见（襄公三十一年），都是他执政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处理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时，子产采取依附晋国的策略，但又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反抗强权的斗争。襄公二十二年，子产朝晋，历论晋、郑两国之间的关系，表明对晋国霸主的一贯态度以及郑国曾经服楚的原因，表明了郑国对于晋霸既愿归服又不屈从媚事的态度。襄公二十五年，子产献捷于晋，晋人责问伐陈之事，子产采取了既亲服又抗争的策略，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维护了郑国的权益和尊严。子产执郑国之政二十年，还没有哪件事情失败过。他是《左传》作者笔下最理想化的贤臣人物之一，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贤臣的另一种范型是晏子和赵盾。晏子生活的时代，齐国霸权衰落，国君荒淫昏聩，佞臣专权肆虐，以致齐庄公为佞臣崔杼所杀。晏子刚直不阿的品质在崔杼弑君这一事件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崔杼杀了齐庄公之后，晏子立于崔氏门外，既不为齐庄公殉身尽忠，也不因崔杼弑君而逃亡。晏子认为，崔氏弑君为非，但齐庄公是“陵民之君”，为私欲而死，不值得为他殉葬或逃亡。所谓“陵民之君”，“为己死而为己亡”，臣下则不必死也不必亡，这与《孟子》中的“诛一夫纣”的民主思想颇为一致。所以，晏子在崔、庆二人的凶焰面前，表现出刚正不阿的品质。忠于社稷、爱护人民，是晏子行事的准则。他力谏省刑，劝行宽政，为政清廉，富贵不淫，勤恳俭朴，深得百姓的拥护。

晋国的赵盾，其特点是忠于国君，匡纠君过。即使像晋灵公那样的昏君暴君，赵盾仍不改其志，作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谏。赵盾“骤谏”晋灵公，结果反而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希望国君改邪归正、励精图治的

决心，却是不可移易的。所以钜麀称赞赵盾“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宁可自己触槐而死也不愿伤害赵盾。晋灵公无道被杀，说明赵盾匡救君过计划的不可行以至彻底失败。赵盾的忠，当然也与为国爱民相联系，不过带有明显的维护等级名分的伦理倾向。如果把晏子和赵盾两个人物互相补充，或合而为一，便是作者所理想的完美的贤臣形象。

此外，《左传》中还有一批人物，如大义灭亲的石碯，忠勇正直的声伯，贤明诤谏的子鱼，廉洁不贪的子罕，秉公执法的魏绛，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祁奚，审时度势的申叔时，毁家纾难的子文，慷慨捐躯的沈尹戌，等等，都是作者笔下所歌颂的贤臣的代表。

（3）昏君和佞臣

昏君如晋灵公。晋灵公“厚敛以雕墙”，实行重税，用来建造奢华的宫殿；还喜欢从高台上用可以打死人的弹弓打人，看人躲避弹丸惊慌失措的样子取乐。晋灵公滥杀宰夫，草菅人命，残暴成性，赵盾和士大夫都非常担心。但两人的劝谏不起作用，晋灵公口头上接受，其实根本不思悔改，还要想办法除掉他们。再如卫国的卫懿公。卫懿公好鹤，鹤是他的宠物，他让鹤乘高官的车子，并封予爵禄官位，引起国人怨怒。狄人来进攻时，国人都不愿意为卫国打仗。结果荧泽之役，卫师败绩，被敌所灭。此外，像莒国的国君莒共公暴虐而且喜剑，每铸剑成，必用人来试剑，都是暴虐无道、弃民残民的典型。

在昏君之中，楚灵王是作者写得极有声色的一个人物。对于楚灵王，并非一个“昏君”的定义就能概括得了。时人称楚灵王为“汰侈”，意即骄横奢侈。楚灵王是凭篡弑登上楚王宝座的。为了满足“汰侈”的欲望，他会诸侯于申地，以诸侯伐吴；又要诸侯拥戴自己做霸主。其后，又一再伐吴，作章华宫，灭陈，俨然是不可一世、叱咤诸侯的霸主。鲁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到州来打猎，以此向吴国示威，并流露出求取周鼎和夺郑田的野心与贪欲，“汰侈”之气达到顶峰。大夫子革针对楚灵王的贪

欲给予深刻的讽刺，使他有所醒悟。但是，膨胀了的野心是抑制不住的。楚灵王最终还是弄得众叛亲离，在政变中被迫自缢而死。

所谓“佞臣”，是指一批心怀异志的贰臣和助纣为虐的奸臣。前面已提到的齐国的崔杼，以及崔杼的同党庆封，可谓乱臣贼子的典型。崔杼迎立齐太子光（齐庄公），使他成为自己手里的一个傀儡。庄公即位不久，崔杼就杀了大夫高厚，兼并其家财。崔杼之妻棠姜，本为棠公之妻，棠公一死，崔杼便占为己妾。齐庄公贪色，与棠姜淫乱，崔杼由此怨恨庄公，同时也给崔杼蓄谋已久的弑君企图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他不但公开杀了齐庄公，而且接连杀了三个敢于秉笔直书的太史，凶残嗜杀，令人发指。崔杼杀了齐庄公后，又与庆封勾结，要挟国人盟于太宫，齐国大权落入二人手中。与崔杼的特权专横、凶残暴戾相比，齐大夫庆封更多的是老辣与狡猾。襄公二十七年，为独揽朝政，庆封借为崔杼平定家乱之名荡尽崔氏，竟使崔杼无家可归，自缢而死。庆封当国之后，专权、聚敛、嗜田、纵酒，与崔杼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佞臣中还有一个是楚国的费无极。费无极是阴谋家的典型。《左传》中写了他去朝吴、出蔡侯朱、丧太子建、杀连尹奢（伍子胥之父伍奢）、灭郤氏几件事情，以揭露这个谗人阴谋家的嘴脸。

（4）爱国者

《左传》还叙写了一批爱国者的形象。其中不少人，千百年后还被人们引为爱国典范。如鲁国的曹刿，不顾乡人的阻拦进见“肉食者”，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爱国热情为鲁国赢得长勺之战的胜利。成公七年楚国伐郑，楚国的钟仪被郑国俘虏，仍然戴着南冠，弹奏着南音，即南方楚国的音乐。显示其不肯本、不忘旧的深挚的故国之情与赤子之心。钟仪的爱国精神，一直垂范于后代。还有矫君命犒劳秦军的郑国商人弦高；乞师秦庭，七日哭不绝声的申包胥，都是爱国者。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留下的轨迹，人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历史的主体。书写历史主要是写人。我们说“文学是人学”，而《左传》是历史著作，却刻画出那么多生动的人物，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

3.《左传》记录的行人辞令

春秋时期，出使其他诸侯国的使者叫“行人”“行李”“行理”“行旅”，就是往来于周王朝和诸侯列国之间的使节。《左传》作者记载了不少委婉动听的行人说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也写出了历史人物的风采。

(1) 辞令的功用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关系复杂，斗争尖锐，因而行人辞令就显得非常重要。大国要“奉辞伐罪”，小国要对付大国的侵侮，辞令则成为攻伐的口实和斗争的工具。辞令如何，不但关系到个人的荣辱，而且关系到诸侯国的兴亡。

出色的行人辞令，在列国交往时有巨大的作用，甚至可以消弭兵燹之灾。这在《左传》中有许多例证。

最著名者当数僖公三十年的“烛之武退秦师”。城濮之战楚国战败，晋文公当上霸主。郑文公虽然参加了践土之盟，但因曾准备和楚国联合攻打晋国而已结怨于晋国。晋国要惩罚那些在城濮之战中离心背叛之国，于是联合秦国围郑。在秦晋两国强兵压境的危急关头，烛之武挺身而出，析之以理，惧之以势，诱之以利，终于说服秦穆公退兵，使郑国免除了一场兵燹之灾。

烛之武说秦穆公，先从亡郑说起，指出亡郑于秦无益。原因有三：一是“越国以鄙远”，难以实现；二是即使亡郑，得利的不是秦国而是晋国，“焉用亡郑以陪（倍）邻？”三是“邻之厚，君之薄也”，晋国强大，秦国必然削弱。接下来，烛之武再从不亡郑这一角度发挥。若不亡郑，不但于秦无害，反可以坐享其利。两相比较，孰优孰劣，显而易见。弦

外之音，还有讥讽秦国受晋役使之意。为了瓦解秦晋联盟，加深两国的矛盾，烛之武又旧怨重提，指出晋国背信食言，历来如此。最后归结到晋之野心，不独在郑，还将侵秦。这样的深入剖析，犀利割切，终于使秦穆公深思再三，翻然省悟，毅然退兵。

类似的例子还有僖公四年的“屈完如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的“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的“王孙满对楚子”等。

行人辞令最为娴熟出色的，要数郑国的执政大臣子产。子产在与列国尤其是晋楚等霸主交往的时候，表现出极高的才辩。如襄公二十二年晋平公以郑国久不朝见为借口，“征朝于郑”，子产面对晋侯责难，一方面表示郑国不“忘职”，要服事晋国，另一方面又指责晋国“政令无常”，使郑国“无日不惕”；如果晋国仍不恤郑国，郑国只好与晋为敌。一番义正词严的反驳，使得晋国这个霸主收敛了它的淫威。襄公二十五年，郑伐陈后，子产献捷于晋。晋人三问，子产三答。针对晋国“何故侵小”的责难，子产答以大国“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昭公元年，楚公子围聘于郑，子产看出楚人心怀叵测，故拒之于城外。面对楚伯州犁的指责，子产大胆地揭露了楚人的阴谋。既有义正词严的反驳，也有委婉有力的陈述。

再看襄公三十一年“子产相郑伯以如晋”一节，可以进一步领略子产的巧于辞令。子产陪同郑简公觐见晋平公，晋平公却以有鲁丧为借口，拒不见郑君。针对晋国的傲慢无礼，子产强行拆除了晋国宾馆围墙而入。面对晋国的责备，子产据理反驳，批评了大国诛求无时而又蛮横无理的态度，终于使晋国承认自己的错误，改变了态度。

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也是一篇完整的行人辞令。晋国的吕相列举秦国的种种罪状，宣布与秦绝交。此文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式，形成了一种气贯长虹的逻辑力量，它开启了战国策士铺张扬厉纵横辩难之风。

（2）辞令的修辞艺术

春秋时期的行人辞令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丰富多样。略举几例。僖公四年齐国讨伐蔡国之后又要借口攻打楚国，楚国使者用“风马牛不相及”比喻齐楚两国相距遥远，互不关涉。这是巧用比喻。僖公三十三年崤之战前，郑人发觉秦人欲偷袭郑国，便派皇武子辞去驻扎在郑国的秦将杞子、逢孙等三人。皇武子不好直接说你们走吧，只说我们这里东西匮乏，你们回自己国家的猎场去打猎吧，让我们休息一下。这是委婉含蓄。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篇中，吕相在描述秦晋的历史交往中夸大其词，用了不少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的内容。这是夸张虚构。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篇中，烛之武见秦伯的第一句话是“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这是以屈求伸。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读者在阅读本书所选的章节时，自可从容涵泳体会。

4.《左传》孕育的文体

清人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左传》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成书于战国中前期，已经包含了多种文章体裁。后代人所说的诗、赋、颂赞、祝盟、铭箴、谏碑、哀吊、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檄移、章表、议对、书记等各体文章，已经在《左传》中出现或已见雏形。

（1）诗歌体裁

《左传》中的诗，包括“歌”“谣”“杂辞”“诗”“逸诗”“古谚语”等。身份不同的人，所用的诗体不同。贵族之作，则称“诗”，称“赋”，如祭公谋父作祈招诗（昭公十二年），郑庄公姜氏之赋（隐公元年），士芴之赋（僖公五年）。而下层人之作，多是“讴”“谣”“诵”“谚”，如宋城者之讴（宣公二年），舆人之诵（僖公二十八年）等等。从内容及风格看，贵族之作，多从容典雅，温柔敦厚，郑庄公之赋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虽矫情伪饰，却貌似温文尔雅。庶人百工之作，则辞浅会

俗，诙谐尖刻，如“宋城者讴”：“睥其目，蟠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讽刺华元，入木三分。上述各类诗体虽还处于朦胧和未定型阶段，但无疑影响了后代各体诗的发展。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先秦史传著作中的诗，基本上把《左传》中的诗体都收录了，可以参看。

(2) 散文体裁

《左传》中的文章各体兼备。如僖公二十八年周襄王命重耳、襄公十四年周灵王命齐侯环为“诰命”体；哀公二年晋赵简子誓伐郑为“誓”体；哀公十一年亳城北之盟是“盟书”体；襄公十八年晋荀偃祷河、哀公二年蒯聩战祷于铁是“祷告”体；桓公二年臧哀伯谏鲁桓公纳郕鼎是“劝谏”体；襄公二十四年子产与范宣子书、昭公六年晋叔向诒郑子产书是“书信”体；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对晋人问陈罪是“应对”体等。

《左传》中的文体，有一些是属于首创。如鲁哀公孔子诛（哀公十六年），是留存下来的最早的诛文（《礼记·檀弓上》记鲁庄公诛御者，惜诛文无传）。还无社求拯于楚师，喻“智井”而称“麦麴”（宣公十二年），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哀公十三年），为最早见到的隐语。公孙夏命其徒所唱的“虞殡”之歌，是最早的挽歌。前面已论及，《左传》中的“君子曰”“君子谓”，则开了后代史书论赞体的先河。

《左传》中虽没有后代“小说”的概念，但许多叙事的篇章已是准小说或者说纯粹就是小说了。如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鄢”，成公十六年的“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昭公元年的“郑徐吾犯之妹美”，以及大量的战争篇章，都可作小说看。有的篇章的叙事手法，钱锺书称之为“纯乎小说笔法”（《管锥编》第一册），这是很中肯的。它们对后代的小说创作产生巨大影响，也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史”的营养和依据。

5. 《左传》中的文学思想

先秦时期，纯文学的观念并未形成，但《左传》作为一部全面反映

春秋时期社会文化面貌的历史著作，保留了大量的春秋时期与文学有关的思想观念，对后代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重实用与重功利

从春秋时期人们的审美取向来看，文学观念自萌芽时期开始，便带着强烈的为政教服务的实用性与功利性。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晋文公）要出席秦穆公的宴会，子犯说：“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这里的“文”，指言辞的文采，引申为善于辞令，正是赵衰的善“文”，使重耳取得秦穆公支持而回国夺取了君位。僖公二十四年，晋公子重耳回国当上国君后，介之推没有得到封赏，也不愿意去向晋文公申诉，说：“身将隐，焉用文之？”这里的“文”指用言辞美化人的行为举止。襄公二十五年，郑国献俘虏于晋国，因以善于辞令闻名的子产的一番宏论而化解了晋国的责让。所以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文辞之功用如此，也就无怪乎春秋时人对其特别重视，以至把“立言”抬高到“不朽”的地位。在前面提到的“三不朽”说中，“立言”之不朽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驰说、著作蜂起局面的形成，以至于汉魏时期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理论。

《左传》中讲实用与重功利理念的具体实践，特别鲜明地体现在对《诗》《书》的运用上。春秋时期，“赋诗言志”主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襄公二十八年），一是“歌诗必类”（襄公十六年）。“赋诗断章”就是完全不顾原诗的整体内涵，而只取迎合己意的只言片语；“歌诗必类”则一方面要求所赋之诗必须与乐舞相配（春秋时期赋诗都有配乐），另一方面要求准确表达本人的思想。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所谓“赋诗言志”，只能是取其实用与求其功利了。

（2）中和之美

前面提到的晏子论“和”“同”的哲学思想，反映了蕴含其中的以

“和”为美的美学观。“和”就是要适中，要和谐，要“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昭公二十年），“物和则嘉成”（昭公二十一年）。所以中和为度，过则生灾，物皆如此。对于诗乐来说，只有“中声”“和声”才是美的。违反中和之美的诗乐，能使人忘却平和，心智迷乱，甚至产生疾病，因而“君子弗听”（昭公元年）。泠州鸠反对周景王铸大钟“无射”，是因为其声音洪大，超过了感官的承受能力，非和谐之音。所谓“窾则不咸，擻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擻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昭公二十一年）在春秋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中，“和”乃是美之极则。晏子等人提出的“和”“中声”“和声”的美学观念，开启了儒家“中和之美”审美观与“温柔敦厚”诗教理论的先声。

《左传》中反映的春秋时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想，尽管在认识和表达上还不是那么清晰，但已经显示出非常活跃的趋势，对某些问题已进行了有目的的总结与探索，这是非常可喜的。

在中国编年体史书中，《左传》是重要的一部；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左传》也是重要的一部。《左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了解、熟悉《左传》这部经典著作，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帮助。本书以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为底本，参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著作，主要选取其中记载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并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名篇，以期窥见《左传》的历史意义、文章的特点和文化内涵。选文、注释和点评一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① 参见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第8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日知录集释》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第111—112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

③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 228—22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④ 同③。

⑤ 汪受宽《谥法研究》，第 27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按，汪受宽此说，是依据《公羊传》《穀梁传》所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 552）计算的，所以说左丘明也 127 岁。

⑥ 在当代学者中，胡念贻赞同此说，基本上同意古文家的传统意见而加以修正完善，见胡著《〈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考辨》，《文史》1981 年版，总第 11 辑。白寿彝认为“可初步定为在战国早期”，见《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 228—22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⑦ 在当代学者中，赞同此说的有杨伯峻、徐中舒、赵光贤、朱东润等，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赵光贤《〈左传〉编撰考》、朱东润《〈左传选〉序》。

⑧ 参见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第 396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⑨ 同①。

⑩ 持此说者，如徐中舒先生，见徐著《〈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⑪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16—17 页，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⑫ 同⑪。

⑬ 宋代的王当，曾作《春秋列国诸臣传》，就是将《左传》从编年体改编为纪传体。韩席筹的《左传分国集注》、朱东润的《左传选》，都是按国别以人物为中心，把《左传》内容加以重新组合，连缀成文，有许多篇章，可以看成以时间为序的连贯成篇的人物传记。

⑭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 23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⑮ 此据朱宝庆《左氏兵法》一书统计，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⑯ 参见郭丹《左传国策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⑰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 16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⑱ 《史通》郭延年《附评》则曰：“论赞不自《左传》‘君子曰’始，《尚书》典谟起曰：‘粤若稽古，’所从来久矣。”郭氏远溯论赞之始，然实未达斯篇论旨所寄。见张振佩《史通笺注·内篇·论赞》解题，第 93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⑲ 参见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第 93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左传》节选

1. 郑伯克段于鄢

隐公元年 初，郑武公娶于申^[1]，曰武姜^[2]，生庄公及共叔段^[3]。庄公寤生^[4]，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5]。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6]，公弗许。

[注释]

[1] 郑武公：姬姓，名掘突。申：申国，姜姓，故城在今河南南阳。 [2] 武姜：武公妻姜氏。 [3] 共（gōng）叔段：郑庄公

《左传》常用“初”字作为倒叙、补叙追记使用，全书共八十六见。

近人林纾《左传撷华·自序》评《左传》之倒叙说：“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乃于间间中补入数行，即为其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

文章一开头即突出郑庄公“寤生”与姜氏“遂恶之”，既具戏剧性又为后来兄弟交恶、姜氏支持共叔段埋下伏笔。

弟，名段。兄弟间年岁小，故称“叔段”。段后出奔共地，又称“共叔段”。共，本为国名，在今河南辉县。[4]寤(wù)生：难产，指胎儿倒着生出来。寤，同“悟”。[5]恶(wù)：厌恶。之：指郑庄公。[6]亟：屡次。

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封地，而且是险要之地，足见其对共叔段的偏爱。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1]。公曰：“制，岩邑也^[2]，虢叔死焉^[3]。佗邑唯命^[4]。”请京^[5]，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6]。

[注释]

[1]制：地名。又名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2]岩邑：险要的城邑。[3]虢(guó)叔：虢仲之后。虢，有东虢和西虢，此指东虢。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幽王败后第四年，郑桓公灭虢。[4]佗：同“他”。唯命：唯命是从。[5]京：地名。故城在今河南荥阳东南。[6]大：同“太”。

共叔段私自扩大都城，暴露其野心。郑庄公不急于除掉太叔段，表现出他的城府。

“多行不义必自毙”揭示了一个真理：作恶的人、搞阴谋诡计的人、违法乱纪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祭仲^[1]曰：“都，城过百雉^[2]，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3]；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4]，非制也，君将不堪^[5]。”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6]？”对曰：“姜氏何厌之有^[7]？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8]！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9]，子姑待之^[10]。”

[注释]

[1] 祭 (zhài) 仲：郑国大夫。 [2] 城：指城墙。过：超过。雉 (zhì)：古代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3] 参国之一：国都的三分之一。参，同“叁”。 [4] 不度：不合法度。 [5] 不堪：受到危害。 [6] 辟：同“避”。 [7] 何厌之有：有何厌。厌，满足。 [8] 滋蔓：滋生蔓延。 [9] 毙：倒仆，跌跤。此指失败。 [10] 姑：姑且。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1]。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2]？欲与大叔^[3]，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4]。”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5]。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6]。”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7]。”

[注释]

[1] 既而：不久。鄙：边境之邑。贰于己：指一方面属于郑庄公，一方面属于自己。 [2] 公子吕：郑大夫，字子封。不堪贰：不能容忍两面听命的情况。若之何：怎么办。 [3] 欲与大叔：指把君位让给太叔。与 (yǔ)，给予。 [4] 无庸：不用，用不着。自及：自己遭祸。 [5] 贰：指上述两属之邑，即西鄙、北鄙。原先该地两属，现在段正式收作自己封地。廩 (lǐn) 延：地名，在今河南延津。 [6] 厚：势力雄厚。得众：得民心。 [7] 不义：不义于君。不暱 (nì)：不亲于兄。暱，同“昵”，亲。崩：崩溃。

“可矣”极俭省地写出郑庄公的隐忍与爆发以及稳操胜券的心态。

共叔段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势力，大臣们都看不过去了，郑庄公却仍沉得住气。郑庄公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段，连大夫公子吕都被迷惑了。

近人吴曾祺曰：“既失教于前，又纵恶于后，庄公之处心积虑，非成于杀乎！”（《左传菁华录》）

大叔完、聚^[1]，缮甲、兵，具卒、乘^[2]，将袭郑，夫人将启之^[3]。公闻其期^[4]，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5]，段入于鄆，公伐诸鄆^[6]。五月辛丑^[7]，大叔出奔共。

[注释]

[1]完：修缮城廓。聚：收集粮草。 [2]缮：修补。具：备足。卒：步兵。乘：车兵。 [3]袭：偷袭。启：开启城门。 [4]期：袭郑的时间。 [5]京：此指京邑人。 [6]诸：之于。 [7]五月辛丑：五月二十三日。辛丑，二十三日，古代以干支纪年、月、日。

《春秋》三传中，《公羊传》《穀梁传》是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左传》虽不专释经文，但也会不时地插进对经文的微言大义的解释。此段文字就是解释《春秋》用词的含义和奥妙的，即所谓的“春秋笔法”。

书曰：“郑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1]；如二君，故曰克^[2]；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3]。不言出奔，难之也^[4]。

[注释]

[1]“段不弟”二句：指段不守弟道，所以《春秋》不称他为庄公之弟。不弟，不像兄弟，不守弟道。 [2]“如二君”二句：指段与庄公的对立，如同两个国君。庄公取胜，所以说“克”。 [3]郑志：郑庄公的意愿。这里指阴谋。 [4]“不言出奔”二句：“出奔”是有罪之辞。段出奔共国，有罪，庄公有意养成段之罪，也有罪，不说“出奔”，是史官下笔为难之处。

遂寘姜氏于城颍^[1]，而誓之曰：“不及黄泉，

无相见也^[2]。”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3]，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4]。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5]。”公曰：“尔有母遗，絜我独无^[6]！”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7]？”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8]，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9]！”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10]！”遂为母子如初。

[注释]

[1] 寘(zhì): 同“置”。城颍(yǐng): 地名。在今河南临颍。 [2] “不及”二句: 犹言不死不相见。黄泉, 地下之泉。本指人死埋于地下。 [3] 颍考叔: 郑大夫。颍谷: 地名。在今河南登封。封人: 管理、镇守边疆的地方官。 [4] 食舍肉: 颍考叔吃东西时留下肉不吃。舍, 置。指吃饭时将肉另放于一边。 [5] 羹(gēng): 有汁的肉。遗(wèi): 赠送。 [6] 絜(yī): 发声词, 无义。可译为“咳”等语气词。 [7] 敢: 谦辞。何谓: 为什么这么说。 [8] 患: 忧虑。阙: 同“掘”。隧: 动词, 挖成地道。 [9] 赋: 赋诗。融融: 和乐相得的样子。 [10] 洩(yì)洩: 和好欢乐的样子。

郑庄公“不及黄泉, 无相见也”, 是恨姜氏配合共叔段要推翻他; “既而悔之”, 是怕背上不孝的骂名。

初, 郑庄公“寤生”, 姜氏“遂恶之”。此处“如初”二字, 简要含蓄, 独具匠心。唐人刘知幾《史通·叙事》说: “夫国史之美者, 以叙事为工; 而叙事之工者, 以简要为主。”“如初”二字正是如此。

君子曰^[1]: “颍考叔, 纯孝也, 爱其母, 施

近人吴曾祺曰：“明谓郑庄不孝耳，却吞吐其词，不肯径出，故特婉妙。”（《左传菁华录》）

韩席筹指出：左氏每自立论议，辄以君子曰三字发之。后人作史，如史臣曰、赞曰，皆沿此例。（《左传分国集注》）

及庄公^[2]。《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3]！”

[注释]

[1] “君子曰”是《左传》的独有体例，用来表达作者对所记历史事件的评论意见。 [2] 纯孝：纯一专精之孝。施(yì)：延及，扩展到。 [3] “《诗》曰”句：《诗经》上说“孝子的孝心是无穷无尽的，永远感染同类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引诗见《大雅·既醉》。匮(kuì)，竭尽。锡，通“赐”。类，同类的人。是，这个。

[点评]

本文记述了春秋前期小霸郑庄公平定家族内乱的一段史实。春秋初期，王纲解纽，诸侯争霸，郑国率先崛起，与此同时郑国内部也发生了争夺权利的斗争。庄公母亲姜氏喜欢庄公之弟段，不断培植段的势力，以至于发展到母子联合起来准备里应外合攻打都城，篡位夺权。郑庄公得知此事后，欲擒故纵，最终一举挫败共叔段的政变，为春秋初年郑国的发展强大扫清了内部的隐患。本文叙写共叔段的扩张野心，层层深入：扩大都城，收西鄙、北鄙，最后准备袭郑都。郑庄公是一再隐忍退让：子姑待之；无庸，将自及；厚将崩；最后“可矣”，一举克段。明末清初金圣叹手批《才子古文》论本篇说：“一路写庄公，俱是含毒声，其辞音节甚短。”清魏禧《左传经世钞》说：“此篇写姜氏好恶之昏僻，叔段之贪痴，

祭仲之深稳，公子吕之迫切，庄公之奸恨，颖考叔之敏妙，情状一一如见。”对于本篇写到郑庄公手下几个人物的表现，南宋吕祖谦评曰：“郑庄公有权谋，善用人，当时有祭仲、子封、原繁、洩驾、曼伯、子元之徒，皆为之用，故能小而强。”（《左氏传说·看左氏规模》）本篇文章迂回曲折又富有戏剧性，就文学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一篇绝佳的短篇小说。

2. 周郑交质

周平王想要削弱郑庄公的势力，但又惧怕郑而不敢承认。

郑庄公敢强取温之麦与成周之禾，说明他眼里已无周天子。

隐公三年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1]。王贰于虢^[2]，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3]。王子狐为质于郑^[4]，郑公子忽为质于周^[5]。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6]。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7]。秋，又取成周之禾^[8]。周、郑交恶^[9]。

[注释]

[1] 卿士：执政大臣。 [2] 贰于虢：不单单信任郑伯，同时还信任虢公。此有偏信虢公的意思。虢，西虢公。 [3] 交质：郑国和周王互相交换人质。质，作抵押的人或物。此指人质。 [4] 王子狐：周平王之子。 [5] 公子忽：郑庄公太子，后即位为郑昭公。 [6] “王崩”二句：指周平王一死，周人准备将一部分权力

交给虢公。畀（bì），给予。 [7]祭足：郑大夫祭仲。温：周王畿内的小国，在今河南温县。 [8]成周：周的东都。遗址在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禾：稷类谷物。 [9]周、郑交恶：指郑国用武力强取了王室温地的麦子和成周的谷物，以示对周王重用虢公的抗议。这样一来，周王室和郑国结下了怨仇。

君子曰：“信不由中^[1]，质无益也。明恕而行^[2]，要之以礼^[3]，虽无有质，谁能间之^[4]？苟有明信^[5]，涧、溪、沼、沚之毛^[6]，蘋、蘩、蒹藻之菜^[7]，筐、筥、錡、釜之器^[8]，潢、汙、行潦之水^[9]，可荐于鬼神^[10]，可羞于王公^[11]，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芣》《采蘋》^[12]，《雅》有《行苇》《泂酌》^[13]，昭忠信也^[14]。”

[注释]

[1]信不由中：诺言不发自内心。信，指人的言语。中，同“衷”，指内心。 [2]明恕：对自己发自诚心，对别人则能谅解。 [3]要（yāo）：约束。 [4]间（jiàn）：离间。 [5]苟：假如。明信：明显的诚信。 [6]涧、溪：山沟。沼（zhǎo）、沚（zhǐ）：池塘。毛：凡地上所生植物都叫毛。此指野草。 [7]蘋（pín）：浅水中所长的植物。蘩（fán）：白蒿，草本植物。蒹（jiān）：聚集的水草。以上在此均指野菜。 [8]筐、筥（jǔ）：均为竹木编的盛东西的器具，方的为筐，圆的为筥。錡（qí）、釜

“二国”二字，有点睛之妙，说明此时周王在郑庄公眼里，只是和他一样的诸侯国国君了。近人吴曾祺说：“二国句尤妙，周、郑既以等夷相待，故以二国目之，此所谓微文讽刺也。”（《左传菁华录》）

(fǔ): 均为烹饪用的器皿, 有脚的叫铫, 无脚的叫釜。 [9] 潢、汙 (huáng wū): 此指不流动的死水。潢, 积水池; 汙, 池塘。行潦 (háng lǎo): 道路上的积水。 [10] 荐 (jiàn): 进献。 [11] 羞 (xiū): 进献食品。 [12] 《风》: 指《诗经》中的《国风》。《采繁》《采蘋》: 《诗经·召南》中的两篇, 均写妇女采集野菜以供祭祀。 [13] 《雅》: 指《诗经》中的《大雅》。《行苇 (háng wěi)》《泂酌 (jiǒng zhuó)》: 《诗经·大雅》中的两篇, 内容均有关宴享。 [14] 昭: 显示, 表明。

[点评]

清人冯李骅说: “春秋初年, 郑庄泉雄, 为诸侯之冠。”(《左绣·读左后言》) 郑庄公的崛起, 已经威胁到周王室。周平王让虢公担任卿士, 目的是为了削弱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有怨言, 周平王竟不敢承认, 可见郑国势力的强大。郑国与周王互换人质, 实际上是把周朝廷也当作一个诸侯国看待了。周郑交质已经违背了君臣大义, 而郑国敢于强取周王的麦子和禾稻, 更是对周王权威的挑衅。实际上, 郑庄公是用武力撕下了周王的尊严。君子之评, 对双方都有责难, 但更侧重于批评周王室, 认为这种局面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 以礼驭下造成的, 这也是《左传》崇霸贬王思想的反映。全文先讲事实, 再进行评论, 是《左传》典型的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 引经据典, 辞理畅达, 对后世史论很有影响。

3. 石碣谏宠州吁

隐公三年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1]，曰庄姜^[2]，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3]。又娶于陈^[4]，曰厉妫^[5]，生孝伯^[6]，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7]，庄姜以为己子。

[注释]

[1] 卫庄公：名扬，卫武公之子，在位二十三年。东宫：太子所居之地，后常称太子为东宫。得臣：齐庄公的太子，未即位便已死去。 [2] 庄姜：卫庄公的妻子，是齐庄公嫡女，齐僖公姊妹。庄是丈夫谥号，姜是娘家的姓。 [3] 所为：为之。赋：作诗。《硕人》：《诗经·卫风》中的一篇，赞美庄姜之美。硕人，美人。硕，大。古人以硕大硕长为美。 [4] 陈：诸侯国名，妫（guī）姓，虞舜之后，都于宛丘，在今河南淮阳。 [5] 厉妫：人名，其中厉为谥号，妫为姓。 [6] 孝伯：卫庄公与厉妫之子。 [7] 娣（dì）：

《硕人》描写庄姜之美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臻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正可与此节对照看。

妹妹。古代诸侯嫁女，要以侄娣陪嫁，所以自嫡室以下诸妾都叫“娣”。戴妫：人名，厉妫之妹，谥号戴。桓公：卫庄公之子，名完。

鲁隐公三年，卫桓公已即位十五年。因而此篇乃是追溯前事。后来石碚之子石厚与州吁谋弑卫桓公成功，石碚使人杀石厚及州吁，迎立桓公弟（公子晋）为卫君（宣公）。

公子州吁^[1]，嬖人之子也^[2]，有宠而好兵^[3]，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碚谏曰^[4]：“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5]，弗纳于邪。骄、奢、淫、泆^[6]，所自邪也^[7]。四者之来，宠禄过也^[8]。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9]。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眴者鲜矣^[10]。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11]。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12]。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13]。君人者将祸是务去^[14]，而速之，无乃不可乎^[15]？”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16]，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17]。

隐公四年 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

[注释]

[1] 公子州吁(xū): 卫庄公之子。 [2] 嬖(bì)人: 指爱妾。嬖, 宠幸。 [3] 好兵: 喜欢玩弄兵器。 [4] 石碚(què): 卫大夫。 [5] 义方: 正确的礼仪规矩。 [6] 泆: 同“佚”, 放荡恣肆。 [7] 所自邪: 邪恶由此而来。 [8]“四者”二句: 意谓骄、奢、

淫、佚，是给他的宠爱和俸禄过头了。 [9] 阶之为祸：指以宠爱为阶梯作乱。阶，阶梯。 [10] “夫宠而不骄”四句：受宠爱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安于地位下降，地位下降而能无所怨恨，怨恨而能自安自重，这样的人可不多。能降，安于地位下降。憾，恨。矜（zhēn），镇定自重的样子。鲜（xiǎn），少。 [11] “且夫贱妨贵”七句：州吁与桓公完相比，州吁庶出为贱，完夫人嫡子为贵；以年龄说，州吁年少，完年长；以亲疏说，州吁疏远，完亲近；以历史关系说，州吁是新进之人，完是耆旧之人；以情势说，州吁小，完大；以道义说，州吁淫邪，完忠义。所以如果立州吁，是犯了“六逆”。妨，妨害。陵，凌驾。间，离间。加，侵袭。破，破坏。逆，悖理的行为。 [12] “君义”七句：国君行事得宜，臣下坚决服从，父亲慈爱儿女，儿女孝敬父母，兄长爱护弟妹，弟妹尊敬兄长，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六顺。顺，顺理之事。 [13] 速祸：加速祸患的到来。 [14] 君人：为人之君。将祸是务去：即“将务去祸”，一定要把祸患去掉。 [15] 无乃：恐怕，只怕。 [16] 游：交游，往来密切。 [17] 老：告老隐退。

[点评]

卫庄公宠爱公子州吁，州吁恃宠而骄，又喜欢弄武。石碣劝谏卫庄公不能过分溺爱公子，可是卫庄公不听劝。隐公四年，州吁果然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此节是《左传》作者补叙卫州吁其人，为隐公四年州吁弑卫桓公张本。石碣所论教育子女的道理，指出：骄横、奢侈、淫乱、放纵是导致邪恶的原因。宠爱和俸禄过了头，这不是爱子，而是害子，而且祸国。国君行仁义，臣下能恭行，为父有慈爱，为子能孝顺，为兄会爱护，为弟能恭

敬，这六个方面是顺理的事情，应该做到。石碏直言敢谏，是春秋早期的一名诤臣。石碏这一番教育子女的话，今天仍令人深思。

4. 郑庄公戒飭守臣

隐公十一年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1]。庚辰^[2]，傅于许^[3]，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4]，子都自下射之^[5]，颠^[6]。瑕叔盈又以蝥弧登^[7]，周麾而呼曰^[8]：“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9]，遂入许。许庄公奔卫。

齐侯以许让公^[10]。公曰：“君谓许不共^[11]，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12]。”乃与郑人。

郑庄公伐许，出发前在祖庙颁发兵器，子都因与颍考叔争车而结怨，因此子都用箭射颍考叔。后代演绎出“子都争车”的戏剧。

[注释]

[1] 公：鲁隐公。齐侯：齐僖公。郑伯：郑庄公。许：许国。 [2] 庚辰：初一日。 [3] 傅：附着，迫近。 [4] 蝥（máo）

弧：郑国旗帜名。先登：先登上城墙。 [5] 子都：郑国大夫公孙阏。 [6] 颠：从城上坠下。 [7] 瑕(xiá)叔盈：郑国大夫。 [8] 周麾：向四周挥动。周，遍；麾(huī)，通“挥”。 [9] 壬午：初三日。 [10] 以许让公：把许国让给鲁隐公。 [11] 不共：不恭，不服从。 [12] 与(yù)闻：参与听闻，意即过问此事。

郑庄公此段告
诫之语说得非常委
婉，显示其城府之
深及与他国交聘时
很有策略。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1]，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2]，而假手于我寡人^[3]。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4]，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5]，不能和协^[6]，而使糊其口于四方^[7]，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8]，吾将使获也佐吾子^[9]。若寡人得没于地^[10]，天其以礼悔祸于许^[11]？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12]。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13]，如旧昏媾^[14]，其能降以相从也^[15]。无滋他族实偪处此^[16]，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17]，而况能禋祀许乎^[18]？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19]，亦聊以固吾圉也^[20]。”

[注释]

[1] 奉：事奉。许叔：许庄公之弟，名郑，谥桓公。许东偏：许国东部。 [2] 不逞：不满意。 [3] 假手：借某人之手。 [4] 唯是：

就是这。一二父兄：指同姓群臣。共亿：相安无事。 [5]寡人有弟：指郑伯克段于鄢一事。 [6]和协：相安，和睦相处。 [7]糊其口于四方：指四方求食。糊口，寄食。这是委婉的话。 [8]吾子：尊称，相当于“您”。抚柔此民：安顿好这些百姓。抚柔，安抚。 [9]获：郑国大夫公孙获。佐：协助。 [10]得没于地：指得以寿终埋葬于地。 [11]悔祸：撤除降予的祸害。 [12]无宁兹：愿使。无，发语词，无义；宁，宁可；兹，使。 [13]唯我郑国之有请谒：此句有省略，当为“唯我郑国之有请谒而是听”。请谒，请求。 [14]如旧昏媾：像对待已经结为姻亲的国家一样。昏媾，婚姻，姻亲。 [15]降以相从：屈己从人，即降格同意。 [16]“无滋”句：意谓不要让旁人迫近这里。滋，同“兹”，使。 [17]覆亡：挽救危亡。不暇：没时间，来不及。 [18]禋（yīn）祀许：主持许国的祭祀。禋，虔诚斋戒。 [19]不唯许国之为：即不仅仅为许国。 [20]聊：姑且。圉（yǔ）：边境。

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1]，曰：“凡而器用财贿^[2]，无置于许^[3]。我死，乃亟去之^[4]。吾先君新邑于此^[5]，王室而既卑矣^[6]，周之子孙日失其序^[7]。夫许，大岳之胤也^[8]，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9]？”

明末清初人金圣叹批《才子古文》评郑庄公此段话说：“计又远，心又孤，极欲瞞人，更瞞不得。于是乎遂成曲曲折折，袅袅婷婷之笔。”

[注释]

[1]许西偏：许国西部。 [2]而：同“尔”，你。财贿：财产。 [3]无：同“毋”，不要。 [4]亟：急，赶紧。 [5]新邑：指今河南新郑一带。郑国在西周初封时，国土在陕西华县东

北，平王东迁后，郑国立国于此，所以说“新邑”。[6]卑：衰微。[7]序：同“绪”，所承受的功业。此指周朝姬姓子孙力量逐渐衰弱。郑国本也是姬姓子孙。[8]大岳之胤(yìn)：太岳的后代。大岳，尧时的四岳之一。大，同“太”。胤，后代。[9]其：通“岂”。

礼，是宗法社会恪守的道德和伦理规范。郑庄公因为许违背了法度而讨伐许，许服罪了即宽恕许，是“可谓知礼”。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1]。礼，经国家^[2]，定社稷^[3]，序民人^[4]，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5]，服而舍之^[6]，度德而处之^[7]，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8]，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注释]

[1]于是：在这件事上。[2]经：经营治理。[3]定：安定。[4]序民人：使百姓有秩序。[5]无刑：不守法度。[6]服：服从。[7]度德：指郑国根据自己的威望。[8]相(xiàng)时而动：选择有利时机而后行动。

[点评]

郑庄公平定了国内共叔段之乱，又敢于与周王争强，其势力和野心日益膨胀。要扩展势力，必然要侵略别国。许国靠近郑国，国小而弱，于是郑庄公联合齐、鲁两国攻打许国。隐公十一年，三国攻下许国。但齐、鲁远在山东，不能占有地处河南的许国，于是将许国交

与郑国托管。郑庄公让许国大夫百里侍奉许庄公的弟弟许叔主持许国国政，另派郑国大夫公孙获进行监督。这些计策，体现了郑庄公的心计。对于郑庄公戒飭守臣的言辞，后人多认为是老奸巨猾，口蜜腹剑。如近人吴曾祺说：“庄非爱弟之人，其告许叔之言，虽非由衷，却自恻然动听，非奸雄不能为此语。”（《左传菁华录》）近人刘培极说：“灭人之国，反作胶漆之语，何等狡狴。”（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引）虽如此，应该看到，此篇告诫之词，谋虑深远，分析透辟，措辞委婉曲折，有抑扬起伏之妙，堪称一篇上乘的辞令作品，表现了郑庄公擅于言辞的才能。

5. 臧哀伯谏纳郕鼎

此段只几个字，便极生动地写出华父督的“色相”，完全是小说笔法。东汉服虔注“目逆而送之”说：“目者极视而睛不转也。”《史记·宋微子世家》改写为“督悦，目而观之”。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评论说：“《左传》‘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记》乃曰‘目而观之’，不成语矣。”

桓公元年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1]，目逆而送之^[2]，曰：“美而艳^[3]！”

[注释]

[1] 华父督：名督，字华父，宋戴公之孙，好父说之子。孔父：名嘉，宋大司马。 [2] 目逆而送之：人从对面来，先以目迎之，走过后，又以目送之。逆，迎。 [3] 美而艳：美丽动人。美，指面目姣好；艳，指光彩动人。

桓公二年 春，宋督攻孔氏^[1]，杀孔父而取其妻^[2]。公怒，督惧，遂弑殇公^[3]。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4]，民不堪命^[5]。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6]，

先宣言曰^[7]：“司马则然^[8]。”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9]，以亲郑。以郟大鼎赂公^[10]，齐、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11]。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12]。戊申^[13]，纳于大庙^[14]。非礼也。

[注释]

[1] 宋督攻孔氏：此句应与元年传文“……美而艳”连读。宋督，即华父督。 [2] 取其妻：此是用武力强行霸占。 [3] 殇公：宋国国君，名与夷，因其年龄很小就被杀死了，所以谥号“殇”。 [4] 十年十一战：宋殇公在隐公四年即位，到桓公二年，共打了十一仗。 [5] 不堪命：不能忍受参与战争的命令。 [6] 故：有意。因：承。 [7] 宣言：扬言。 [8] 司马则然：大司马要这样做。司马掌管全国军队，所以宋督早就宣扬说，频年战争，是大司马要这样做的，把责任推给孔父嘉。 [9] 庄公：即公子冯，其时出居于郑国。 [10] 赂：以财物送人。 [11] 相宋公：华父督就当上了宋庄公的相。 [12] 取郟大鼎于宋：鼎是郟国所铸，后归宋国。郟，姬姓小国，国境在今山东成武一带。郟国早被宋国所灭。此时宋华父督以郟鼎贿赂鲁国。 [13] 戊申：四月九日。 [14] 大庙：即太庙。鲁桓公想将郟鼎放置于鲁国太庙。

宋殇公“十年十一战”中，除隐公五年取郟田与郑国无关外，其余皆宋、郑交战。

华父督为了收买人心，公然贿赂诸侯。鲁桓公把华父督贿赂他的郟达鼎陈列于太庙，被评为不合礼制。

臧哀伯谏曰^[1]：“君人者将昭德塞违^[2]，以临照百官^[3]，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

本段的中心是“昭德塞违”，是从正面论述。

是以清庙茅屋^[4]，大路越席^[5]，大羹不致^[6]，粢食不啻^[7]，昭其俭也。衮、冕、黻、珽^[8]，带、裳、幅、舄^[9]，衡、统、紘、紝^[10]，昭其度也。藻、率、鞞、鞶^[11]，鞶、厉、游、纓^[12]，昭其数也。火、龙、黼、黻^[13]，昭其文也。五色比象^[14]，昭其物也。铎、鸾、和、铃^[15]，昭其声也。三辰旂旗^[16]，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17]，登降有数^[18]。文、物以纪之^[19]，声、明以发之^[20]，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注释]

[1] 臧哀伯：鲁大夫，名达，僖伯之子。 [2] 君人者：做百姓的君王。昭：显扬。塞：堵塞。违：邪，不合德义，违礼之事。 [3] 临照：监视，示范。 [4] 清庙茅屋：以茅草盖屋作太庙。清庙，太庙。 [5] 大路：此处指祀天时所驾的玉辂。其中木辂最朴素，玉辂最奢华。路，通“辂(lù)”，指车子。越(kuò)席：用蒲草织成之席，铺于大辂中作车垫。越，通“括”，结、束。 [6] 大(tài)羹：肉汁。不致：不用五味调和，指很简朴。 [7] 粢食(zī sì)：古代供祭祀用的各类食物。不啻：不细舂，不进行精加工。 [8] 衮(gǔn)：古代天子及上公的礼服。冕(miǎn)：古代礼帽，大夫以上用。黻(fú)：祭服上用皮革做成以遮蔽腹膝之间的蔽膝。珽(tǐng)：古代自天子至士上朝时所用的笏。 [9] 带：指大带。礼服上用以束腰，其余下垂部分叫绅。等级不同，其带装饰不同。裳：下身的衣服，也叫裙。幅：绑脚布，

古人以布缠足背，上至于膝。舄(xì): 古代一种双底鞋，天子、诸侯有吉事时穿用。 [10] 衡: 衡筭，用来加固帽子。紃(dǎn): 冠冕上用以系瑱玉(又叫充耳)的带子。纁(hóng): 冠冕上的纽带，由颌下挽上而系在筭的两端。紃(yán): 冠冕上的一种装饰，盖在冕上的一块布。 [11] 藻(zǎo): 垫玉的彩色板。率(shuài): 佩巾。鞞(bǐng): 刀鞘。鞞(běng): 同“琫”，佩刀刀把上的装饰物。 [12] 鞶(pán): 皮做的束衣带。厉: 鞶带下垂作为装饰的部分。游(liú): 同“旒”，古代旌旗上悬垂的飘带。纓(yīng): 也叫“鞅”，套在马颈上的革带，驾车时用。 [13] 火、龙、黼(fǔ)、黻: 皆衣裳上的花纹。火形是半环，龙即画成龙形，黼是黑白两色刺绣成一对斧头形，黻是用黑青两色刺绣成两个相背之弓形的花纹。 [14] 五色: 青、黄、赤、白、黑，古代以此为正色。比象: 即用五色绘画山、龙、花、虫之象。 [15] 铎(yáng): 马额头上的金属装饰，走时发出声响。鸾: 通“銮”，古代的一种车铃。和: 设在车軾(车前横木)上的小铃。铃: 指设在旌旗上的小铃。 [16] 三辰: 日、月、星。旂(qí)旗: 古代旗帜的总称。 [17] 有度: 有一定的制度。 [18] 登降: 增减。有数: 有一定数量。 [19] 文: 指上文之火、龙、黼、黻。物: 指五色比象。 [20] 声: 指铎、鸾、和、铃。明: 指三辰旂旗。

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1]，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2]，其又何诛焉^[3]？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4]。郟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5]，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

本段的中心是“灭德立违”，是从反面论述。

何^[6]？”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7]：“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8]！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注释]

[1]“今灭德”二句：如今把受贿来的大鼎放置于太庙，是废除了道德而树立邪恶。赂器，郟鼎本受贿而得，故称。[2]明示：公然展示。象之：以此为榜样。[3]诛：惩罚。[4]宠赂章：贿赂公行。章，同“彰”。[5]九鼎：古代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三代时奉为传国之宝。雒邑：即王城，在今河南洛阳。武王十一年，与商纣王战于牧野，灭商，纣王自焚死。成王七年，营建雒邑。迁鼎之事，恐非武王所为，臧哀伯顺口说及。[6]若之何：怎么办。[7]内史：周王室官名，掌策命诸侯及公卿大夫，凡四方之事都记载下来并宣读之。[8]有后：指臧哀伯之后代能长享禄位。

[点评]

本篇先引桓公元年、二年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弑宋殇公事件，这是臧哀伯谏郟鼎的起因。宋华父督杀了宋殇公，因害怕诸侯来讨伐，大肆贿赂各诸侯国。鲁桓公接受了华父督的郟鼎，把它置于太庙中。鲁大夫臧哀伯进谏鲁桓公，阻止其将郟鼎置于太庙。而且指出，作为一国之君，是“昭德塞违”，还是“灭德立违”，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臧哀伯由此阐述了礼的重要性，以德治国，以礼治国，是根本。近人林纾《左传撷华》曾评论

左氏的论述说：“然以大势论之，实得一偶字法。何云偶？每举一事，必有对也。”臧哀伯谏郤鼎，即是一正一反的偶对法。

6. 季梁论民为神主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随^[1]，使鬬章求成焉^[2]。
军于瑕以待之^[3]。随人使少师董成^[4]。

鬬伯比言于楚子曰^[5]：“吾不得志于汉东也^[6]，我则使然^[7]。我张吾三军^[8]，而被吾甲兵^[9]，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10]，故难间也^[11]。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12]，必弃小国^[13]。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14]，请羸师以张之^[15]。”熊率且比曰^[16]：“季梁在^[17]，何益？”鬬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18]。”王毁军而纳少师^[19]。

《左传》写战争有许多出色的计谋描写。“羸师以张之”即为一例。

[注释]

[1] 楚武王：名熊通，楚国第十七君。楚国本子爵，自他开始僭称王。随：诸侯国名，姬姓，在今湖北随州。 [2] 蕞（wěi）章：也作芳章。求成：求和。 [3] 军：此作动词，军队驻扎。瑕：随国地名。 [4] 少师：官名。董成：主持和谈。董，主持。 [5] 鬬伯比：即后来的令尹子文之父。鬬氏为半姓，楚先王若敖之后。 [6] 得志：指扩张国土。汉：汉水。汉水以东多姬姓小国。 [7] 我则使然：是我们自己（失策）造成的。 [8] 张：扩大。 [9] 被吾甲兵：整顿武器装备。 [10] 协以谋我：共同来对付我们。 [11] 间：离间。 [12] 张：自高自大。 [13] 弃：轻视。 [14] 侈：骄傲。 [15] 羸（léi）师：此处指让军队故意表现出衰弱的样子。羸，衰弱。张：此指故意助长随军的骄傲。 [16] 熊率且（jū）比：楚国大夫。 [17] 季梁：随国贤臣。 [18] “以为后图”二句：意为为以后打算，因为少师可以得到他们国君的信任。 [19] 毁军：故意乱其军阵。纳：迎于军中。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1]，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2]。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3]。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4]，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5]，祝史矫举以祭^[6]，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7]，粢盛丰备^[8]，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

季梁识破楚人诡计，劝谏随侯停止追击楚军。

“民，神之主”“先民后神”，代表了春秋时期人们对天与民的认识。

以告曰‘博硕肥腍^[9]’，谓民力之普存也^[10]，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11]，谓其不疾痲蠹也^[12]，谓其备腍咸有也^[13]。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14]’，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15]。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16]，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17]。所谓馨香^[18]，无谗慝也^[19]。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20]，亲其九族^[21]，以致其禋祀^[22]。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23]。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24]，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25]。”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祭品丰厚、百姓富足，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包括抵御大国入侵，这才是真正的“道”。

[注释]

[1] 天方授楚：上天正要壮大楚国。 [2] 小道大淫：小国有道而大国无度。 [3] 信：诚信。 [4] 祝史：主持祭祀祈祷之官。正辞：言辞正实不欺。 [5] 馁：饥饿。逞欲：力图满足自己的欲望。 [6] 矫举：用诈伪之辞。 [7] 牲牲（quán）：即牺牲，牛、羊等祭品。牲，毛色纯一的牲畜。肥腍（tú）：肥壮。 [8] 粢盛（chéng）：盛在祭器中的粮食。 [9] 博：广。硕：大。 [10] 民力之普存：指百姓财力普遍富足。 [11] 蕃滋：繁殖。 [12] 不疾痲蠹：不生疾病。痲蠹（cù luǒ），牲畜的一种病。 [13] 备腍咸有：品种齐全。 [14] 洁粢丰盛：指清洁的粮食盛满祭器。 [15] 三时：春、夏、秋，是务农之时。不害：指不违农时。 [16] 醴：酒。

嘉粟旨酒：清洁而美的好酒。 [17]无违心：无异心。 [18]馨香：芳香远闻。 [19]谗：诬陷人的坏话。慝(tè)：邪恶。 [20]务：致力于。此指努力耕作。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21]九族：从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本身，到子、孙、曾孙、玄孙共九代，称为九族。或说也包括异姓亲戚。 [22]禋(yīn)祀：祭祀鬼神。 [23]动则有成：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 [24]乏主：没有依靠。 [25]庶：庶几，或许可以。

[点评]

楚国征伐随国，楚大夫鬬伯比建议军队故意示弱以麻痹随军，使其自高自大，使周围小国离心，最终达到消灭它的目的。随侯（国君）不知是计，想贸然出兵，随国大夫季梁反对，劝阻了随侯。本篇写了楚臣鬬伯比、随侯、随少师、季梁等人，中心是季梁及其论战。作者把季梁的论战写得波澜起伏，花团锦簇。季梁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忠于民而信于神”；“夫民，神之主也”。《尚书·五子之歌》里已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敬天保民”的思想。季梁的言论，则在此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要忠于百姓，百姓是神明的主人。这就是体现在《左传》中鲜明的民本思想。季梁的话虽然还有一个“神”在，但在他的理念中，对天和神的无条件的畏惧崇拜已基本上被否定，民是第一位的。要忠于百姓，修好政治且亲近兄弟国家，这才是治国的“大道”。随侯听从了季梁的建议，励精图治，楚国终于不敢轻易攻打随国。清人林云铭《古文析义》卷一指出，本篇“全篇问答，可与《宫之奇谏假道》篇参看。”读者尽可对照比较。

7. 曹刿论战

清人王源《左传评》曰：“妙在‘远谋’二字。”“谋者战之本。未能远谋，何以战乎？”

曹刿与鲁庄公的战前对话，重在论民心向背与战争的关系。

庄公十年 春，齐师伐我^[1]。公将战，曹刿请见^[2]。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3]，又何间焉^[4]。”刿曰：“肉食者鄙^[5]，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6]，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7]，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8]，弗敢加也^[9]，必以信^[10]。”对曰：“小信未孚^[11]，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12]。”对曰：“忠之属也^[13]，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注释]

[1] 齐师伐我：齐师伐鲁，是为了上一年公子纠的事。齐国公

子小白（齐桓公）与公子纠争位。鲁国支持公子纠。上一年，齐人逼鲁国在生窦这个地方杀死了齐国的公子纠，今年齐国又来伐鲁。 [2] 曹刿（guì）：又叫曹沫，生卒年不详，春秋时鲁国大夫（今山东东平人），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事迹可参见《史记·刺客列传·曹沫》。 [3] 肉食者：当时习惯语，指当官的贵族。 [4] 间（jiàn）：参与。 [5] 鄙：鄙陋，无远见。 [6] “衣食”二句：衣食这些用于生存的东西，我不敢独自占有。弗敢专，不敢专有享用，必分给群臣。 [7] 未遍：不能周遍，人人皆有。 [8] 牺牲：祭祀用的猪、牛、羊。玉：珠玉。帛：布匹。都是祭品。 [9] 加：增加，此指虚报。 [10] 信：诚信。 [11] 未孚：未取得信任。孚，信任。 [12] 必以情：指处理得合情合理。 [13] 忠之属：这是忠于百姓、为百姓尽力的表现。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1]。公将鼓之^[2]。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3]。刿曰：“未可。”下视其辙^[4]，登轼而望之^[5]，曰：“可矣。”遂逐齐师。

[注释]

[1] 长勺：在今山东曲阜。 [2] 鼓之：擂鼓进军。 [3] 驰之：追击齐军。 [4] 辙：车轮走过的痕迹。 [5] 轼：车前扶手横木，全车最高点。

作者的用笔极其省俭。近人吴曾祺说：“写一时战状，他人数百言方尽者，此只以一二言了之，可谓简括之极，此等境界，万难学到。”（《左传菁华录》）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1]，

“一鼓作气”的本意是说打仗时擂第一通鼓，士气就振作起来了。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2]，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3]。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4]，故逐之。”

[注释]

[1] “夫战”二句：意谓作战，靠的是勇气。 [2] 竭：士气衰竭。盈：士气旺盛。 [3] 伏：埋伏。 [4] 靡：倒下。

[点评]

庄公十年（前684），齐兴师伐鲁，战于鲁地长勺，鲁国最终以弱胜强，史称齐鲁长勺之战，是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文中写战争的过程其实非常简略，重在写曹刿的“论战”。战前曹刿之三问，突出的是民心的向背；作战时曹刿之二“未可”，二“可矣”，体现其战机把握之准确。战后曹刿的评论，又紧扣战争经过，解释一鼓作气、彼竭我盈之理和下视登望之故。曹刿种种行为的原因于激战之中无暇解释，自然给读者留下悬念，待最后庄公问其故，才一一道出，令人豁然开朗。行文设计巧妙，简洁明了，布局详略有致，是《左传》之中描写战争的一篇短小精悍独具特色的作品。

8. 楚灭息囚蔡侯

庄公十年 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1]。息妫将归，过蔡^[2]。蔡侯曰：“吾姨也^[3]。”止而见之，弗宾^[4]。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5]：“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6]。”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7]，以蔡侯献舞归^[8]。

[注释]

[1] 蔡哀侯：蔡国国君，名献舞，此年为楚国所虏，留楚九年而死。息侯：息国国君。 [2] “息妫”二句：息妫由陈国到息国，必经过蔡国。息妫（guī），息侯夫人，陈国是妫姓，故称息妫。归，出嫁。 [3] 姨：妻子的姐妹。 [4] 弗宾：蔡哀侯对她不礼貌。 [5] 使：派人。 [6] “伐我”二句：指息侯要楚国假装进攻息国，息向蔡国求援，楚国就可以攻打它。 [7] 莘：蔡地，在今

楚国本企图灭掉汉东小国，息侯请伐，正中楚意。蔡国被灭四年后，息国也为楚所灭。

息妫，即息夫人，又称桃花夫人。后人以息夫人或桃花夫人之典为诗者众多，如王维、李白、杜牧等。

河南汝南境内。 [8]以:带着。此指抓住。

《吕氏春秋·长攻篇》记载楚王欲取息、蔡二国之事,与《左传》所记不尽相合,可参看。

庄公十四年 蔡哀侯为莘故^[1],绳息妫以语楚子^[2]。楚子如息,以食入享^[3],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4]。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5],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6]。秋七月,楚入蔡。

[注释]

[1]为莘故:指上文庄公十年战于莘,蔡哀侯被俘之事。 [2]绳:赞美。 [3]以食入享:设享礼招待息侯。 [4]未言:指息妫从不主动开口说话。 [5]弗能死:指不能以死守志。 [6]“楚子”二句:指楚文王由于蔡哀侯的挑拨而灭息国,为取悦息妫,于是进攻蔡国。

庄公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1],为馆于其宫侧^[2],而振万焉^[3]。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4]。今令尹不寻诸仇讎^[5],而于未亡人之侧^[6],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7]。子元曰:“妇人不忘袭仇^[8],我反忘之!”

[注释]

[1] 令尹：楚国官名，为楚国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子元：楚文王之弟。蛊：引诱。文夫人：指文王夫人息妫。 [2] “为馆”句：指在息妫的宫殿旁建造馆舍。 [3] 振万：指万舞中的武舞，因舞时摇铃铎以和节奏，故称。万，万舞。 [4] 习戎备：演习备战。 [5] “今令尹”句：指不用于对付仇敌。寻，用。仇讎，仇敌。 [6] 未亡人：古代寡妇自称。 [7] 御人：息妫身边的侍者。 [8] 袭仇：攻袭仇敌。

[点评]

蔡哀侯和息国国君娶了息妫姊妹，蔡哀侯对息妫姊妹不敬，引起息君的不满。两人都想借楚国之力惩治对方，替自己出气。结果是引狼入室，蔡哀侯被囚，息国君更是亡国丧妻。息妫归楚后，不发一言，恪守妇道，因此被后人称赞。《左传》叙写了一批妇女，有具备政治家眼光的僖负羁之妻，有对诸侯列国利益关系了如指掌的卫国的定姜，有具有鲜明爱国情愫的许穆夫人等。息妫也是其中写得比较出色的一个。息夫人的“不言”，赢得后人诸多的赞叹。比较有名的有唐代宋之问的《息夫人》诗“可怜楚破息，肠断息夫人。仍为泉下骨，不作楚王嫔”；王维的《息夫人》诗“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李白的《望夫石》诗“有恨同湘女，无言类楚妃”，用的也是息夫人的典故。此后吟咏息夫人或桃花夫人的诗作历代不绝。

9. 卫懿公好鹤

卫懿公竟然给鸟禄位，使其乘轩车，荒唐透顶。兵临城下，国人不愿出战，叫卫懿公派鹤去打仗。此事看似很有戏剧性，其实是国人对昏庸的卫懿公的抗议。

闵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1]。卫懿公好鹤^[2]，鹤有乘轩者^[3]。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4]：“使鹤^[5]，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6]！”公与石祁子玦^[7]，与甯庄子矢^[8]，使守，曰：“以此赞国^[9]，择利而为之^[10]。”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11]。”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12]。及狄人战于荧泽^[13]，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14]，是以甚败^[15]。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16]，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17]，实掌其祭^[18]。不先，国不可得也^[19]。”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20]。”夜与国

人出。狄入卫，遂从之^[21]，又败诸河^[22]。

[注释]

[1] 狄人：生活于山西一带的少数民族。此狄人指赤狄，狄人的一支。 [2] 卫懿公：名赤，卫惠公之子，在位九年。 [3] 轩：四面有遮蔽的车，卿大夫所乘。 [4] 国人：本指当时的城市自由民，这里泛指百姓。受甲：授兵，临战前在祖庙领取甲冑武器。 [5] 使鹤：让鹤去打仗。 [6] 焉能战：怎么能打仗。 [7] 石祁子：卫国大夫。玦（jué）：有缺的环形玉佩，标志裁决之权。 [8] 甯（nìng）庄子：卫国大夫。矢：即箭，标志发布军令之权。 [9] 赞：助理。 [10] 择利而为之：选择有利的就做。 [11] 二子：指石祁子和甯庄子。 [12] 渠孔、子伯、黄夷、孔婴齐：都是卫国大夫。御戎：驾驭战车。右：车右。前驱：前锋。殿：殿后。 [13] 荧泽：在黄河之北，今河南淇县。 [14] 不去其旗：不肯拔掉车上的旗。卫懿公乘的车是主帅的车，败逃时不肯拔掉旗子，对方就知道主帅在哪里。 [15] 甚败：大败。 [16] 史华龙滑、礼孔：都是卫国大夫。 [17] 大史：即太史。 [18] 实掌其祭：是掌管祭祀的人。 [19] “不先”二句：古代对祭祀极为重视，所以掌祭祀的应该先入国。这是太史以此骗狄人。 [20] 待：抵御。 [21] 从之：指追击卫人。 [22] 河：指黄河。

[点评]

传说中夏启的儿子太康耽于游乐田猎，荒废政事，不理民情，人民不堪忍受，故有《五子之歌》讽刺他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尚书·五子之歌》）周初太

保召公担心周武王玩物丧志，也告诫他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尚书·旅獒》）今卫懿公正是“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昏君。卫懿公喜欢鹤，竟然给鹤大夫的待遇，让它乘坐轩车（春秋时期乘车等级：天子乘大辂，诸侯乘辂车，大夫乘轩车，士乘饰车），还封给禄位，可见他的昏庸。喜欢鸟到了这种地步，国家的治理也就可想而知了。狄人打来了，国人不愿意作战，最后即使卫懿公亲征，又派了大臣勉强组成军阵抵御狄人，还是被打得大败。其中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即卫懿公败逃时还不愿意取下他主帅车子上的旗帜，狄人紧追不放，结果是卫国被狄人占领。作者看似据实叙事，其实“惩恶劝善”的用心正蕴含在叙事之中。

10. 齐伐楚盟于召陵

僖公四年 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1]。蔡溃，遂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曰^[2]：“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3]，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4]，不虞君之涉吾地也^[5]，何故？”

管仲对曰^[6]：“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7]：‘五侯九伯，女实征之^[8]，以夹辅周室^[9]。’赐我先君履^[10]：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11]，北至于无棣^[12]。尔贡苞茅不入^[13]，王祭不共，无以缩酒^[14]，寡人是征^[15]；昭王南征而不复^[16]，寡人是问^[17]。”

《左传》僖公三年记载：“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圉，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史记·管晏列传》说：“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

管仲假天子之名发出的责问有咄咄逼人之势。楚使的回应则针锋相对，异常巧妙。可以想象，管仲听到“问诸水滨”的回答，必定也无可奈何。

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18]？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19]。”师进，次于陞^[20]。

[注释]

[1] 齐侯：齐桓公。以：率领。蔡：国名，姬姓，在今河南汝南、上蔡、新蔡一带。 [2] 使与师言：派使者来到军中。 [3] “君处北海”二句：意思为相距很远。古人以为中国的四周都是海，这里所谓北海、南海，即指极北和极南。不必指认实地。 [4] 风马牛不相及也：意谓即使马牛发情，也跑不到一起。风，牛马发情。另一解释是，即使牛马发情狂奔，也不能彼此到达。 [5] 不虞：不料。涉吾地：指入侵到我国。 [6] 管仲：又称管夷吾、管敬仲等，齐国名臣，辅佐齐桓公称霸。 [7] 召康公：周武王时太保召公奭。大公：即太公姜尚，齐国始封君。 [8] 五侯：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九伯：指九州之长。女：通“汝”。征之：都可以征讨他们。 [9] 夹辅：辅佐。夹(xié)，同“挟”。 [10] 赐我先君履：指征伐的足迹所到的范围。 [11] 穆陵：楚地名，大约在湖北麻城西北一带。 [12] 无棣：地名，在今山东、河北交界处。 [13] 尔：指楚王。苞：同“包”，束。茅：菁茅，用来滤酒。 [14] 共：同“供”。缩酒：用菁茅滤去酒糟。 [15] 是征：即征是，问你这是为什么。征，问罪。 [16] “昭王”句：昭王，即周昭王，成王之孙，晚年不理国事，人民怨恨，当他巡狩南方渡过汉水时，当地人故意把一只用胶粘的船让他乘，行至中流，船解体下沉，昭王与臣子都淹死了。不复，不回来。 [17] 是问：即问是。 [18] “贡之不入”三句：意谓贡品没给足，是我们楚

国的不是。 [19] 问诸水滨：问水边的人吧。诸，“之于”的合音。 [20] 陘（xíng）：地名，或谓在今河南郟城。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1]，师退，次于召陵^[2]。

齐侯陈诸侯之师^[3]，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穀是为^[4]，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5]，辱收寡君^[6]，寡君之愿也^[7]。”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8]，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9]，汉水以为池^[10]，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齐桓公邀屈完观阵，是向楚国示威。屈完从正反两方面回应说，齐国修好，我们欢迎；齐国以武力威胁，楚国则奉陪到底。屈完的回答，可谓有理有节。

[注释]

[1] 屈完：楚国大夫。 [2] 召陵：在今河南郟城。 [3] 陈：同“阵”，作动词，排列成战阵。 [4] 岂不穀是为：即“岂为不穀”。下句“先君之好是继”即“继先君之好”。不穀，国君自谦的称呼。穀，善。 [5] “君惠”句：意谓您为敝国的社稷求福。惠，表谦敬的副词。徼（yāo）福，求福。 [6] 辱：客气语。收：接纳。 [7] 寡君之愿也：这是我们楚君最大的愿望啊。 [8] 绥（suí）：安抚。 [9] 方城：山名，今河南叶县南有方城山。 [10] 池：护城河。

[点评]

齐桓公侵蔡，是因蔡姬荡舟引起，而伐楚，则是为了抑制楚国的扩张。其时南方楚国的国力日益强盛，连年出兵攻打郑国，企图入主中原。而周天子已有名无实，只有仰仗霸主了。为了阻遏楚国的北进，齐桓公乃于鲁僖公四年（前656）亲自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诸侯之师南下伐楚。楚国毫不示弱，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齐、楚订盟于召陵。齐桓公这次出兵虽未与楚作战，但却打击了楚国北进的锋芒，暂时消除了楚国对中原诸国的威胁。本篇记述了此次齐、楚斗争的全过程，行文起伏跌宕、文辞渊懿雅丽。文中所写七段辞令，段段精彩。战争并未进行，而行人辞令折冲于樽俎之间，委婉含蓄又针锋相对，刚柔得体而言简意深。此篇是春秋时期行人辞令典范之一。附带说一下，在此篇中，管仲似乎有点蛮横无理，其实管仲是有名的贤相和改革家，孔子对其极为称赞，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11. 宫之奇谏假道

僖公五年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1]。宫之奇谏曰^[2]：“虢，虞之表也^[3]。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4]，寇不可玩^[5]，一之谓甚^[6]，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7]，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公^[8]曰：“晋，吾宗也^[9]，岂害我哉？”

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10]。大伯不从，是以不嗣^[11]。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12]，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13]，藏于盟府^[14]。将虢是灭^[15]，何爱于虞^[16]？且虞能亲于桓、庄乎^[17]？其爱之也^[18]，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很形象地说明虢、虞两国之间的关系。今天人们常引用这句谚语比喻利害相关、互相依存的关系。

宫之奇征引历史，推断晋国将灭虢害虞，以批驳虞公“吾宗”的宗族观念。

宫之奇强调国家的存亡不是乞求神灵，而是要实行德政，要保护百姓，上下和谐。

戮，不唯偪乎^[19]？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20]？”

公曰：“吾享祀丰洁^[21]，神必据我^[22]。”

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23]，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24]。’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25]。’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26]。’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27]，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28]？”弗听，许晋使。

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29]，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30]。”

[注释]

[1] 晋侯：晋献公。复：再次。假：借。虞：国名，在今山西平陆东北。晋侯第一次借道在僖公二年，灭下阳。此为第二次。 [2] 宫之奇：虞国大夫。 [3] 表：指外围。 [4] 启：开，指让晋扩张其野心。 [5] 玩：玩忽。 [6] 一之谓甚：指上次借道已经是很严重了。 [7] 辅车相依：车载物必需用辅支持，辅和车是相互依靠的。辅，车厢两旁的板。 [8] 公：虞国国君。 [9] 吾宗也：晋、虞、虢都是姬姓诸侯国。宗，指同宗。 [10] 大伯、虞仲：大王的长子和次子。大，同“太”。大王：即古公亶父。古代宗庙的制度，始祖神位居中，第二代在左，叫昭；第三

代在右，叫穆。 [11] 不嗣：没继承王位。大伯知道大王想传位给小儿子王季，就和虞仲出走吴国，不继承王位。 [12] 虢仲、虢叔：虢国的开国祖先，王季的次子和三子。王季之穆：王季为昭，虢佚、虢叔为穆。 [13] 勋在王室：意谓对于王室有大功。勋，功勋。 [14] 盟府：主管策勋、封赏、盟誓的官署。 [15] 将虢是灭：即“将灭虢”。 [16] 爱：舍不得。 [17] “且虞”句：意谓虞国能比桓叔和庄伯更亲近晋侯吗？桓、庄，桓叔和庄伯。桓叔，晋献公曾祖；庄伯，晋献公祖父。 [18] 之：指桓、庄之族。 [19] “而以为戮”二句：桓叔、庄伯两族有什么罪过，晋侯却把他们杀掉，不就是因为晋侯感觉到他们的威胁吗？ [20] “亲以宠偪”三句：意谓亲近而且受宠，一旦威胁到晋侯，都尚且被杀害，更何况其他国家呢？ [21] 享祀：祭祀的祭品。 [22] 据：依靠，此指保护。 [23] 鬼神非人实亲：即“鬼神非亲人”。 [24] “皇天”二句：见于《尚书·周书·蔡仲之命》。意谓上天不亲近哪个人，只帮助有德行的人。 [25] “黍稷”二句：见于《尚书·周书·君陈》。意谓祭祀的黍稷并不算芳香远扬，光明的美德才能芳香远播。黍稷，古代祭祀所用谷物。馨，香气。明德，光明之德。 [26] “民不”二句：见于《尚书·周书·旅獒》。意谓人们不必改变自己的祭品，只有德行才可以充当祭品。易，变换。物，指祭品。絜（yì），是。 [27] 冯依：依靠。冯，同“凭”。 [28] “若晋取虞”三句：意谓如果晋国占领了虞国，再发扬美德，给神灵献上芳香的祭品，神灵难道会吐出来吗？荐，供献。 [29] 腊：年终的大祭。 [30] 不更举：不用再次出兵。

八月甲午^[1]，晋侯围上阳^[2]。问于卜偃曰^[3]：“吾其济乎^[4]”？对曰：“克之。”公曰：“何时？”

卜偃借童谣并结合天象预卜虢公将败。

对曰：“童谣云：‘丙之晨^[5]，龙尾伏辰^[6]，均服振振^[7]，取虢之旂^[8]。鹑之贲贲^[9]，天策焯焯^[10]，火中成军^[11]，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12]。丙子旦^[13]，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14]”

最后一句话是《左传》作者解释《春秋》经文的微言大义。

冬十二月丙子朔^[15]，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16]。师还，馆于虞^[17]，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18]。而修虞祀^[19]，且归其职贡于王^[20]。故书曰^[21]：“晋人执虞公。”罪虞^[22]，且言易也^[23]。

[注释]

[1] 八月甲午：夏历是八月，周历是十月十七日。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 [2] 上阳：为南虢之地，在今河南陕县南。 [3] 卜偃：晋国掌管卜筮的大夫。 [4] 济：成功。 [5] 丙：丙子日。 [6] 龙尾：星名，东方七宿中的尾星。伏辰：日月会于尾星，故尾星伏而不见。辰，日月相会叫“辰”。 [7] 均服：戎服，色黑。振振：威武美好貌。 [8] 旂(qí)：同“旗”。取旂意味获胜。 [9] 鹑(chún)：鹑火星。贲贲(bēn)：形容鹑火星发光的样子。 [10] 天策：星名，也叫傅说星，靠近太阳。焯焯(tūn)：无光的样子。 [11] 火中：鹑火星出现在南方。中，某星出现在南方。成军：整顿军队。 [12] 交：晦朔交会之时。 [13] 旦：清晨。 [14] “日在尾”四句：日在尾星，月在天策星，鹑火

在正南，正是虢国被灭时。 [15] 丙子朔：按夏历为十月初一日。 [16] 丑：虢公名。 [17] 馆：驻扎。 [18]“执虞公”二句：指晋献公抓住了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并在嫁女儿给秦穆公时，把井伯等人作为陪嫁。媵(yìng)，陪嫁的男女，此作动词。 [19] 虞祀：指晋祭祀虞国境内的山川之神。此指晋国并没有废掉虞国的祭祀。 [20]“且归”句：把虞国的赋税归于周王。职贡，赋税。 [21] 书：指《春秋》经文。 [22] 罪虞：怪罪虞国。意谓虞国被晋国所灭，罪在自己。 [23] 易：指晋国取虞容易。

[点评]

僖公二年，晋献公用名马美玉向虞国借道攻打虞之邻邦虢国。虞公贪图财宝，答应借道于晋。结果晋国借此灭了下阳。僖公五年，晋国再次向虞国借道，大夫官之奇看清了晋国的野心，力谏虞公，虞公仍不吸取教训，不听官之奇的劝告，答应晋国借道。最终晋国借道灭虢，回兵时顺道灭了虞国。本篇以事记言，围绕虞国存亡的中心论题，层层深入展开议论和驳难，有力地驳斥了虞公对宗族关系和神权的迷信，指出存亡在人不在神，应该实行德政，民不和，祭祀再丰盛，神是不会享用也不会保护你的。官之奇之语言，优美精练，言简意赅；并征引经典、民谚，贴切、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智深虑远的官之奇与贪贿无才、昏聩愚昧的虞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2. 秦晋韩之战


鲁僖公四年，晋国发生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自杀，群公子逃亡。僖公九年，出奔屈地的公子夷吾靠贿赂秦国回国当上国君。此段交代秦国所以伐晋，是因晋惠公多行不义。

僖公十五年 晋侯之人也^[1]，秦穆姬属贾君焉^[2]，且曰：“尽纳群公子^[3]。”晋侯烝于贾君^[4]，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5]。晋侯许赂中大夫^[6]，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7]，东尽虢略^[8]，南及华山^[9]，内及解梁城^[10]，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11]；秦饥，晋闭之粟^[12]。故秦伯伐晋。

[注释]

[1] 晋侯：晋惠公，名夷吾，晋文公重耳的庶弟。人：指晋惠公回国为君。 [2] “秦穆姬”句：指秦穆夫人曾将贾君托付给晋惠公。秦穆姬，秦穆公夫人，晋献公女儿。贾君，太子申生的妃子。 [3] 纳：收留。群公子：指因骊姬之乱逃亡在外的

众公子。 [4] 烝：指与上辈通奸。按辈分，贾君是晋惠公的嫂嫂。 [5] 怨之：怨恨晋惠公。 [6] 中大夫：指晋国内执政大臣。 [7] 河外：黄河以南。列城五：指共五座城。 [8] 虢略：虢国的边界。略，边界。 [9] 华山：山名，在陕西华阴境内。 [10] 解梁城：今山西解、临晋、虞乡三县之地。 [11] 输之粟：给晋国送粮食。此事在僖公十三年。 [12] 闭之糒（dí）：拒绝秦国来买粮。糒，买进粮食。此事在僖公十四年。

卜徒父筮之^[1]，吉：“涉河，侯车败^[2]。”诂之^[3]，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4]，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5]。’夫狐《蛊》^[6]，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7]。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8]，所以克也。实落材亡^[9]，不败何待？”

卜徒父借占卜
预言晋惠公必败。

[注释]

[1] 卜徒父：秦国卜官，名徒父。 [2] 侯车败：卜筮得到的卜辞预示的结果。侯车，晋侯之车。 [3] 诂之：秦穆公追问卜徒父。 [4] 《蛊》(gǔ)：《周易》卦名。《巽》下《艮》上。 [5] “千乘三去”三句：是卦辞。意谓千乘之国三次进军，三次进军之后，能逮住那只雄狐。千乘(shèng)，一千辆兵车，作为大国诸侯的代称。 [6] 狐《蛊》：指雄狐，暗指晋国君。这是解释卦名。 [7] 贞：内卦，代表己方；悔：为外卦，代表对方。《蛊》卦

由《巽》下《艮》上构成，《巽》为风，《艮》为山。风是秦的象征，山是晋的象征。这是解释卦辞。 [8]“岁云”二句：指时节已到了秋天，树上的果实都让风吹落了，山上的木材也可为我所用。 [9]实落材亡：果实落地，木材也丧失了。指到了败亡的时候了。

庆郑本是忠臣，但多次直言顶撞晋惠公，所以惠公不用他。可见晋惠公心胸狭小。

晋惠公又不听庆郑的劝告，刚愎自用，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伏笔。

三败及韩^[1]，晋侯谓庆郑^[2]曰：“寇深矣^[3]，若之何^[4]？”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5]！”公曰：“不孙^[6]。”卜右^[7]，庆郑吉，弗使^[8]。步扬御戎^[9]，家仆徒为右^[10]。乘小驷，郑入也^[11]。庆郑曰：“古者大事^[12]，必乘其产^[13]，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14]。唯所纳之^[15]，无不如志^[16]。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人易^[17]。乱气狡愤^[18]，阴血周作，张脉僨兴^[19]，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20]。君必悔之。”弗听。

[注释]

[1]及韩：指晋军退到韩原。韩，也称韩原，在今陕西韩城南。 [2]庆郑：晋国大夫。 [3]深：深入。 [4]若之何：怎么办。 [5]可若何：还能怎么办。 [6]不孙：指出言无礼。孙，同“逊”。 [7]卜右：以占卜的方式选择担任车右陪乘的人。 [8]弗使：不用庆郑。 [9]步扬：晋国公族大夫。御戎：驾驭兵车。 [10]家

仆徒：晋大夫。右：车右。 [11]小驷：马的名称，比较矮小。郑人：郑人进贡的。 [12]大事：指战争。 [13]必乘其产：一定要用本国出产的马驾车。 [14]“生其水土”二句：此指本国马熟悉水土，听从教训。服习，熟悉，习惯。 [15]纳之：使之，指好使唤。 [16]如志：听从人愿。志，意愿。 [17]“今乘异产”四句：意谓现在用别国产的马来驾车打仗，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将因恐惧而改变常态，必然违反人的意图。易，相反。指马与人的意图相反。 [18]乱气狡愤：指马呼吸、喘气而发怒。 [19]脉：血管。僨（fèn）兴：紧张突起。 [20]周旋：旋转。不能：不灵活。

九月，晋侯逆秦师^[1]。使韩简视师^[2]，复曰^[3]：“师少于我，斗士倍我^[4]。”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5]，入用其宠^[6]，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7]，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8]。”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9]？”遂使请战，曰：“寡人不佞，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10]，君若不还^[11]，无所逃命。”秦伯使公孙枝对曰：“君之未入^[12]，寡人惧之^[13]；入而未定列^[14]，犹吾忧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15]！”韩简退曰：“吾幸而得囚^[16]。”

韩简指出晋惠公“三施而无报”理亏，但惠公仍一意孤行。

《左传》中有许多委婉语。“敢不承命”，是委婉语，“吾幸而得囚”也是委婉语，这是《左传》重要的语言特点。

[注释]

[1]逆：迎战。 [2]韩简：晋大夫。视师：探视秦国兵

力。[3]复:复命。[4]斗士:拼死敢斗之士。[5]出因其资:晋惠公夷吾出奔,曾依靠秦国的资助。[6]入用其宠:回国也靠秦国帮助。见前文注释。[7]三施:即前面说的秦国对晋惠公的三次恩惠。[8]倍:斗志相差一倍。[9]“一夫”二句:意谓一介匹夫还不可让人轻辱,何况一个国家?足见晋惠公不服气。一夫,普通人。狙(niǔ),轻慢。[10]“能合”句:意谓既已把军队集合起来,就无法解散他们。言外非得较量一下不可。[11]君:指秦君。[12]未入:未回到国内。[13]惧之:替晋惠公担心。[14]未定列:君位未安定。[15]“苟列”二句:意谓如今你君位安定了,我岂敢不接受贵君作战的命令呢? [16]幸而得囚:做俘虏已是幸运了。意谓能做俘虏已经很不错了,否则将战死。

此段描述晋惠公等六人的行状、对话,简洁而又层次清楚,与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的描写异曲同工。

壬戌^[1],战于韩原。晋戎马還泞而止^[2]。公号庆郑^[3],庆郑曰:“愎谏违卜^[4],固败是求^[5],又何逃焉?”遂去之^[6]。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7],轶秦伯^[8],将止之,郑以救公误之^[9],遂失秦伯。秦获晋侯以归^[10]。

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11],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12]!寡人之从晋君而西也^[13],亦晋之妖梦是践^[14],岂敢以至^[15]?”晋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16],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17]。群臣敢在下风^[18]。”

[注释]

[1] 壬戌：十四日。 [2] 還（xuán）泞而止：马陷于泥潭之中，回旋不得出来。 [3] 号庆郑：向庆郑呼救。 [4] 愬（bì）谏：不接受劝谏。违卜：违反卜辞。指不用庆郑为车右。 [5] 固败是求：即“固求败”，本来是自找失败。 [6] 去之：庆郑离开晋惠公。 [7] 梁由靡、虢射：都是晋国大夫。 [8] 轂（yà）：迎，迎战。 [9] 郑以救公误之：庆郑招呼韩简去救惠公，因此耽误了抓秦穆公的机会。 [10] 秦获晋侯：秦国活捉了晋惠公。 [11] 反首：头发披散，向下垂着。此表示哀痛。拔舍：拔营。 [12] 二三子：泛指你们这些人。感：同“憾”，忧伤。 [13] 从晋君而西：指俘虏晋惠公西归。此为委婉说法。 [14] 晋之妖梦：指僖公十年，晋大夫狐突遇到太子申生的鬼魂，申生斥责惠公无道，必败于韩，晋人称此事为妖梦。 [15] 以至：太过分。 [16] 后土、皇天：都是对天的尊称。 [17] 实闻君之言：都听到您的话了。言外即为你不要食言。 [18] 敢在下风：都在下面听候吩咐。

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太子瑩、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1]。使以免服衰经逆^[2]，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3]，而以兴戎^[4]。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5]。唯君裁之！”乃舍诸灵台^[6]。

晋惠公夷吾是秦穆姬庶弟，所以穆姬要救惠公。看似与战争无关的闲笔，却丰富了历史细节，也为叙事增添了波澜。

[注释]

[1] 以：带领。太子瑩（yīng）：即后来的秦康公。弘和简璧也是秦穆姬的子女。登台履薪：这是秦穆姬用木头搭的台，撤掉上

台的木梯，积薪其下，人站于薪上，表示要自焚而死。[2] 免(wèn)服、衰经(cuī dié): 都是丧服。[3] 匪: 同“非”。以玉帛相见: 表示友好。[4] 以兴戎: 即大动干戈。[5] “若晋君”四句: 所谓朝、夕, 指时间短暂。这是秦穆姬为救晋惠公而威胁秦穆公。[6] 乃舍诸灵台: 秦穆公不杀晋惠公, 把他安置在灵台。灵台, 秦国的宫名, 在秦都郊外。

大夫请以入^[1]。公曰:“获晋侯, 以厚归也^[2]。既而丧归^[3], 焉用之? 大夫其何有焉^[4]? 且晋人感忧以重我^[5], 天地以要我^[6]。不图晋忧, 重其怒也^[7]; 我食吾言^[8], 背天地也。重怒难任^[9], 背天不祥, 必归晋君。”公子絷曰^[10]:“不如杀之, 无聚慝焉^[11]。”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大子^[12], 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 只以成恶^[13]。且史佚有言曰^[14]:‘无始祸^[15], 无怙乱^[16], 无重怒。’重怒难任, 陵人不祥^[17]。”乃许晋平^[18]。

秦穆公是五霸中比较出色的霸主。作者于此细细写来, 可见秦穆公用心深邃, 恰与晋惠公形成鲜明对比。

[注释]

[1] 大夫: 秦国大夫。请以入: 请把惠公带回秦国都城。[2] “获晋侯”二句: 俘获晋侯君, 是重大胜利, 是“厚”。[3] 丧归: 穆姬要自杀, 那是“丧”。[4] 何有: 有何益处。[5] 感忧以重我: 指晋大夫反首拔舍, 以忧愁来感动我。[6] 天地以要我: 指着天地和我相约。要, 约束。[7] “不

图”二句：是假设句，意谓如果不考虑晋人的忧虑，会加重对我的怨恨。重其怒，加重他们的怨恨。[8]食吾言：指前已答应“岂敢以至”，所以不敢食言。[9]重怒：增加愤怒。难任：难以承当。[10]公子綦：秦大夫，穆公儿子。[11]聚慝：指晋惠公回国后仍将与秦为敌。慝（tè），邪恶。[12]质其大子：留下太子为人质。[13]成恶：造成更大的怨恨。[14]史佚：西周初年的史官。[15]无始祸：不要首发祸患。[16]怙乱：等于说乘人之危。怙，依靠。[17]陵人：欺凌别人。[18]平：讲和。

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飴甥^[1]，且召之。子金教之言^[2]，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3]。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4]。’”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5]。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6]，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7]？”对曰：“征缮以辅孺子^[8]。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9]，甲兵益多，好我者劝^[10]，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11]，晋于是乎作州兵^[12]。

此段写战后之事，晋人谋复其君，振兴晋国。

[注释]

[1] 郤乞：晋大夫。瑕吕飴甥：晋大夫，姓吕，字子金，又称吕甥，食邑于瑕、阴二地，又称阴飴甥。此时飴甥在晋国内。[2] 教之言：教郤乞怎么说话。[3] “朝国人”句：意谓

你去接见国人并以晋君的名义赏赐东西给他们。朝国人，使国人朝。 [4]卜贰圉：卜言惠公要立圉为国君。卜，占卜。贰，代替。圉(yǔ)，惠公太子，后即位，是为晋怀公。 [5]作爰田：开始废除周初以来土地定期分配的井田制，以税收赏群臣。 [6]“君亡”三句：意谓国君被俘流亡在外，不忧愁自己而担心国内群臣，这是最大的恩惠啊。恤，忧。 [7]何为而可：怎么办才好。 [8]征：征收赋税。缮：修整军备。孺子：即太子圉。 [9]辑睦：和睦。 [10]劝：勉励。 [11]说：同“悦”。 [12]作州兵：改革兵制，训练地方武装。

史苏之言是卜筮之辞，是预言，其实是事后追记。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1]，遇《归妹》䷵之《睽》䷥^[2]。史苏占之曰^[3]：“不吉。其繇曰^[4]：‘士刳羊^[5]，亦无益也^[6]。女承筐，亦无貺也^[7]。西邻责言^[8]，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9]。’《震》之《离》，亦《离》之《震》^[10]。‘为雷为火，为嬴败姬^[11]。车说其輹^[12]，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13]。《归妹》《睽》孤^[14]，寇张之弧^[15]，侄其从姑，六年其逋^[16]，逃归其国，而弃其家^[17]，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18]。’”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19]。”韩简侍，曰：“龟，象也^[20]；筮，数也^[21]。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22]，滋而后有数。

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23]？史苏是占，勿从何益^[24]？《诗》曰^[25]：‘下民之孽^[26]，匪降自天，傅沓背憎^[27]，职竞由人^[28]。’”

下民的罪孽，不是自天而降的。当面谈笑奉承，背后相互憎恨，这终究是人为的啊！

[注释]

[1] 筮嫁：出嫁时进行占筮。伯姬：即秦穆姬。 [2] 《归妹》：卦名，《兑》下《震》上。之：变为。《睽（kuí）》：卦名，《兑》下《离》上。 [3] 史苏：晋献公之时的占卜官。 [4] 繇：卦辞。 [5] 卦（kuī）：刺。 [6] 盭（huāng）：血。 [7] 无贶：无实，无所得。贶（kuàng），赐予。 [8] 西邻：指秦国。责言：指责的话。 [9] “《归妹》之《睽》”二句：从卦名来讲，“归妹”是嫁女之意，“睽”是隔绝之意，所以《归妹》变为《睽》，是婚姻走向破裂，对秦晋关系是没有帮助的。相，助。无相，无助。 [10] “《震》之《离》”二句：《归妹》卦是《兑》下《震》上；《睽》卦是《兑》下《离》上。《归妹》之《睽》就等于《震》变《离》，而《震》变《离》和《离》变《震》是一样的。 [11] “为雷”二句：《震》代表雷，《离》代表火，是晋国的象征，也是火气太盛的象征。火盛是女子嫁后反害其娘家的预兆，所以说“为嬴败姬”。嬴，秦国姓；姬，晋国姓。 [12] 说：通“脱”。輶（fù）：车厢下面钩住车轴的木头。 [13] 宗丘：即韩原。 [14] 孤：孤绝。 [15] 弧：弓。 [16] “侄其从姑”二句：意谓太子圉是伯姬侄子，二年后即鲁僖公十七年，太子圉入秦为人质，因此说“侄其从姑”。僖公二十二年圉逃归本国，所以是“六年其逋”。逋（bū），逃亡。 [17] “逃归其国”二句：圉在秦娶秦穆公女儿怀嬴，逃回时怀嬴留在秦没有回晋国，因此说“弃其家”。 [18] 高粱：晋地名，在今山西临汾。 [19] 不及此：不会遭此失败。 [20] 龟，

象也：用龟甲来占卜，吉凶表现在形象上。象，指火灼龟甲之后裂纹的形象。 [21] 筮，数也：用蓍草占筮，吉凶表现在数目上。数，筮草成卦所得的数目。 [22] “物生”二句：意谓事物要先生成，才有形象。有形象之后才能演变。滋，滋生，生长。 [23] 及可数：倒装句，即“数可及”。难道数得完吗？ [24] 勿：语首助词，无义。从何益：听从了有什么好处。 [25] 《诗》：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26] 孽：妖孽。 [27] 傅沓：指在一起热烈谈论。傅(zǔn)，聚语；沓(tà)，杂沓。背憎：背地里互相憎恨。 [28] 职：语助词。竟：同“竟”，终究。

十月，晋阴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1]。秦伯曰：“晋国和乎^[2]？”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3]，不惮征缮以立圉也^[4]，曰：‘必报仇，宁事戎狄^[5]。’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6]，不惮征缮以待秦命^[7]，曰：‘必报德，有死无二^[8]。’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感，谓之不免^[9]；君子恕^[10]，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11]，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12]，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13]！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14]，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15]！’”秦伯曰：“是吾心

阴飴甥“不和”
之对答，出人意表，
应对绝妙。

阴飴甥从晋国内“小人”“君子”不和说起，自报德和报怨两方面暗示秦穆公应该放回晋惠公。近人吴曾祺赞曰：“婉曲周至，足为千古辞令之祖。战国说士极多，无能出其右者。”（《左传菁华录》）

也^[16]。”改馆晋侯^[17]，馈七牢焉^[18]。

[注释]

[1] 王城：在今陕西大荔东。 [2] 和：团结一致。 [3] 失其君：指惠公被俘。丧其亲：指将士战死。 [4] 不惮：不怕。 [5] “必报仇”二句：意谓宁可事奉戎狄，也一定要报仇。 [6] 知其罪：了解惠公的错误。 [7] 待秦命：等待秦国送惠公回国的命令。 [8] “必报德”二句：意谓秦国如果送惠公回国，我们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死也不敢有二心。死无二，死无二心。 [9] 感：同“憾”，忧愁。不免：指秦君不肯赦免惠公。 [10] 恕：宽恕。 [11] 毒秦：害苦了秦。 [12] 贰而执之：心怀二心，就俘虏他。 [13] 刑莫威焉：意思是刑罚也没有比这更威严的了。威，威严。 [14] 纳而不定：既送惠公回国，又不能使他安定君位。 [15] 不其然：不会这样。 [16] 是吾心也：说到我心坎上了。 [17] 馆：作动词，安置在宾馆。 [18] 馈：赠送。七牢：牛、羊、猪各七头。

蛾析谓庆郑曰^[1]：“盍行乎^[2]？”对曰：“陷君于败，败而不死，又使失刑^[3]，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将焉入？”十一月，晋侯归。丁丑^[4]，杀庆郑而后入。

是岁，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5]，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6]。且吾闻唐叔之封也^[7]，箕子曰^[8]：‘其后必大^[9]。’晋其庸可冀乎^[10]？姑

《国语·晋语三》“惠公杀丕郑（庆郑）”条亦记载此事，可以对照参看。

作者记秦穆公此言，实为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重耳在秦国护送下回国即位之事张本。

树德焉^[11]，以待能者^[12]！”于是秦始征晋河东^[13]，置官司焉^[14]。

[注释]

[1] 蛾析：晋大夫。 [2] 盍行乎：庆郑害得晋惠公战败被俘，所以蛾析劝他逃走。盍，何不。行，逃走。 [3] 失刑：当受刑罚而逃走。 [4] 丁丑：二十九日。 [5] 饷(xì)：赠送。 [6] 矜：哀怜。 [7] 唐叔：周武王之子，成王时始封于晋，为晋始祖。 [8] 箕子：殷纣王的叔父。 [9] 其：指唐叔。 [10] 其庸：难道。冀：希望得到，图谋它。 [11] 姑树德焉：意谓我还是多树立德行吧。 [12] 能者：有才能的人。 [13] 征：赋税，此作动词，征收赋税。河东：即上文的“河外列城五”之地。 [14] 置官司：设置官吏，负责管理。

[点评]

晋国发生骊姬之乱后，众公子逃亡。僖公九年，公子夷吾厚赂秦穆公，由秦国护送他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晋惠公夷吾是个贪婪、无信、无义的小人，当上国君后并不兑现原先的诺言，对于秦穆姬的劝告也置若罔闻。他与太子申生的妃子通奸，又不收留逃亡在外的各位公子。秦穆公一而再、再而三地施惠于晋国，但是晋惠公皆背施不报。于是秦国讨伐晋国，在韩原与晋惠公打了一仗。韩之战，晋惠公大败，自己也为秦国俘虏，这完全是他“背施、幸灾、贪爱、怒邻”的结果。本篇详细描写了韩之战的经过，其中写庆郑对晋惠公的怨气，